



本朝家牛傳

今世 婦女



本朝孝子傳卷下目錄

婦女

一 兄媛

二 信紗氏直

三 波自來女

四 難波部安良賣

五 橘氏妙沖

六 薩州福依賣

七 請僧孤女

八 供衣貧女

九 南葉紫女

十 舞女微妙

十一 阪東僧女

今世

一 大炊頭源好房

二 今泉村孝子



三 雲州伊達氏 四 中江惟命

五 川井正直 六 繪屋

七 神田五郎作 八 柴木村甚介

九 西六條院村孝孫 十 橫井村孝農

十一 赤穂惣大夫 十二 由良孝子

十三 蘆田馬助 十四 安永安次

十五 大矢野孝子 十六 中原休白

十七 鍛匠孫次郎 十八 三田村孝婦

十九 小串村孝女 二十 完栗孝女

本朝孝子傳卷下

婦女

一 兄媛

應神天皇二十二年春三月天皇幸難波居於大隅宮登高臺而遠望時妃兄媛吉備臣祖御友別之妹也侍之望西以大歎於是天皇問兄媛曰何爾歎之甚也對曰近日妾有戀父母之情使因西望而自歎矣冀暫還之得省親歟爰天皇愛兄媛篤溫清之情則謂之曰爾不視二親既經多年

還欲定省於理灼然則聽之仍喚淡路御原之
海人八十人為水手送于吉備以續部縣賜之
日本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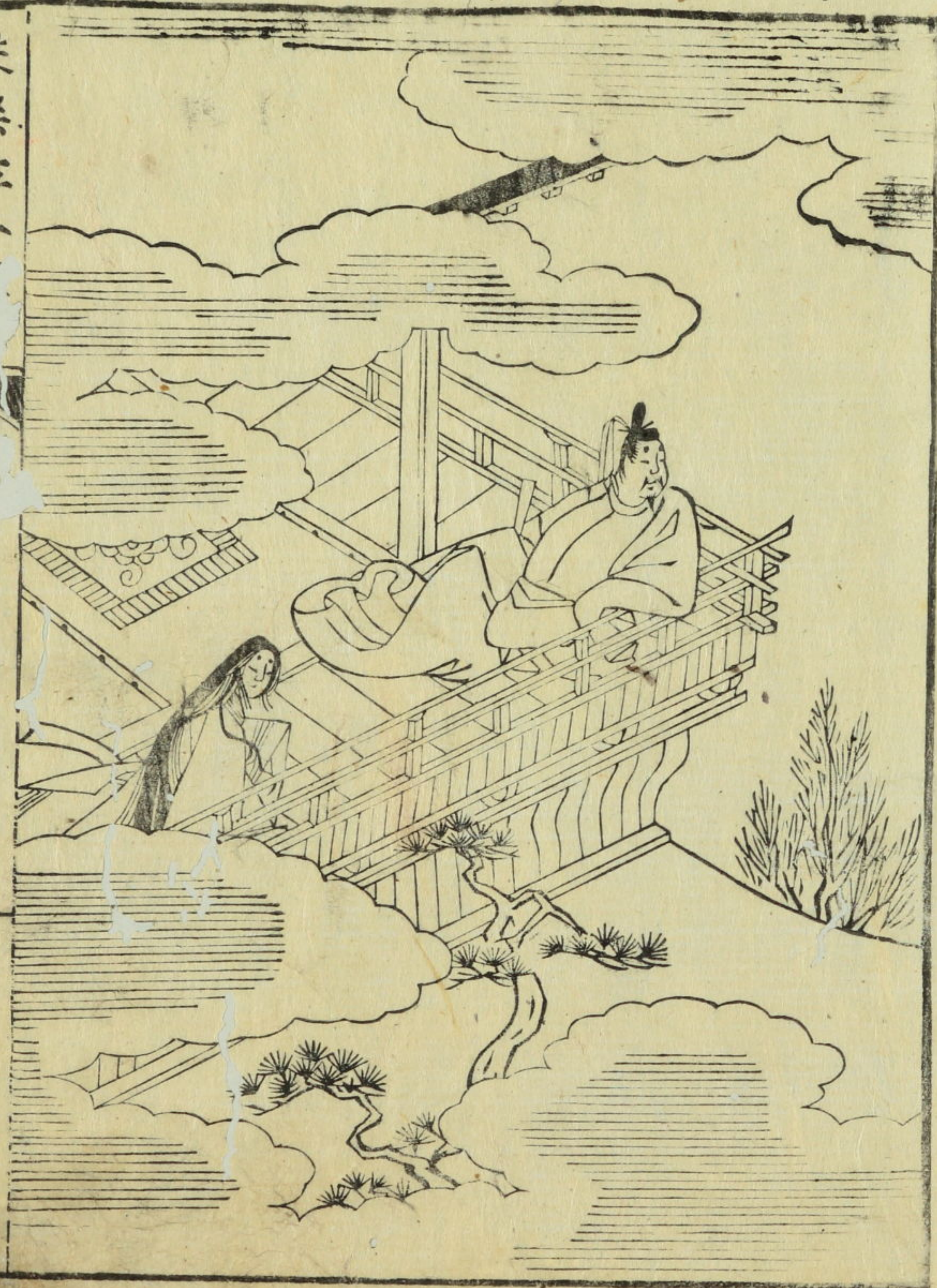
贊

變彼兄媛思親不認身在北關心馳西藩惆
悵歎音深感至尊爰遂歸寧貴富耀門

論

莊周在言曰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
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

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竊謂凡女之越
境而嫁者始與父母相別也鮮不涕泣至於
既適而伉儷相諧則不悔其泣者亦鮮矣是
乃婦女之常情匪帝麗之姬為然如今兄媛
不然幸帝有年珠服玉饌靡不如意而思親
之切猶始相別時所以嗟歎不堪西望也孝
思其不篤乎天福善人善莫先於孝曷不介
爾景福然則兄媛之賜續部縣御友別以下
之族人咸受采地于吉備國中亦非幸也宜



也

二 信紗氏直松下附日是傳寫之誤也當作依紀民直佐紀地名民直姓也
信紗氏直者和州添下郡倭忌寸果安妻也事
舅姑以孝聞夫亡之後積年守志撫育孩穉并
妾子凡八人其保愛皆與已出无少差等孝慈
之至都鄙稱之續日本紀

贊

婦之順姑難於孝親漢陳州女唐盧婦人其
名千載所以不泯况乎信紗慈亦出倫

論

已子妾子自舅姑視之則皆孫也愛之之於
亦可以為孝矣非惟能執婦道國史之所
以載之而傳世者蓋將以愧天下後世為人
妻逆其舅姑惡其庶出者也婦女其思之也



三 波自采女

稱德天皇景雲年中對馬嶋上縣郡人高橋連
 波自采女夫亡而不改志父死而廬于墓孝義
 之至大感嶋民嶋民奏之詔表門閭復租終身
 同上

贊

對馬何處渺海西路夫亡守志父死廬墓事
 聞于上復租終身怪彼孤嶋生伊淑人

論

大抵喪禮女適人則為親降一等而斬衰三年於其夫今波自如反有薄於夫而厚於父者何也曰是以盧墓言乎曰然曰我聞夫婦之喪以禮為主父子之喪以情為主昔者敬姜居穆伯之喪止於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仲尼曰知禮矣波自不慮夫墓而盧父墓蓋亦有意於禮歟情則未必有厚薄也



夫桑子傳

四 難波部安良賣

安良賣者筑前國人善事父母父母沒後常往拜塚朝夕盡哀年十六適于宗像郡太領外正七位上宗像朝臣秋足秋足蚤逝遠近聘之誓死遂志其孝烈皆可嘉矣天長五年三月甲申下詔叙位二級免戶田租 日本後紀

贊

有女喪親寤寐無遺常拜墳墓深致痛悲後又夫死守義不衰知爾為詞倣柏舟詩

論

傳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蓋惟忠而已哉百行咸可移矣故謂女之孝於父母而不善事其夫者未之有也斯女孝誠移之於夫宜其誓死遂志也於是又謂人家若欲取婦擇其性行要當先問女之孝否何如而後及他庶乎寡悔

世宗本紀卷之四



五 橘氏妙冲

妙冲，橘氏之幼女也。承和九年，逸勢連坐，伴健卒謀逆之事，掠拷不服，減死配流於伊豆國。妙冲不勝離愁，其出京日，悲泣徒步以從之。監送者叱而令止，妙冲不聽，晝止夜行，遂得不與父相離。連勢行到遠江國板築驛，終于逆旅。妙冲攀號盡哀，既葬廬墓，日夜不去，削髮為尼。自名妙冲，行人皆為之流涕。嘉祥三年五月壬辰，有詔追贈逸勢正五位下，使歸葬于本土。妙冲

世宗本紀卷之四

卷之四

大喜負柩還京，一時稱為孝女。

文德實錄

贊

逸勢被謫，妙沖隨行，情踰婿娘，事類緹縈，不惟事生久，守墳塋，墳塋无迹，斯人有名。

論

易以內健外順為君子之道，以內柔外健為小人之道。妙沖身居柔順之極，反有剛健之德。知君子之道乎？非乎？如何是妙沖剛健之德？曰：行其志也。威武不能屈，患難不能移，暴

戾不能亂，至如千里隨從之勞，十年孤旅之窮，與夫廬墓負柩，豈皆弱骨纖形之所能任哉？妙沖處之，裕如其剛健可知矣。不亦希世之資乎？嗟夫！世之男子不無外才健而內太柔者，此是男中之少女子，而妙沖乃女中之大丈夫。歟！曷做瓊々孝婦女一樣看。



六 薩州福依賣

福依賣者薩摩國民家之女也。父母老无男子，
 唯有此女，家又窮蹙，備力以養父母。父有疾，爲
 之嘗藥，凡二十餘年，日夜辛勤，容顏皆悴。觀者
 靡不之憐。父年八十，母亦偕老。依賣孝奉，卒不
 衰。且雖生長於草野，自然略閑禮儀，進退出入
 莫不恭敬，有所諾稟，必正顏色，不敢褻慢。戲謔
 深爲鄉人所嗟異。事聞，即賜爵三級，旌表門閭。
 仁壽三年夏六月也。

同上

贊

薩州窮民老无男兒唯有二女克敬養之恃
怙皆安居諸屢移可惜賢淑桃夭失時

論

一書生詰余曰續日本後紀載右京人衣縫
造金繼女年十二喪父泣血日久服闋母氏
許嫁于人女乃竊道廬於父墓旦夕哀慕不
肯還家母不復言嫁事然後還與母居深信
佛教讀經不息可謂至孝也是編詎舍之而

惟取妙沖福依賣乎曰衣縫氏之行可以為
難矣孝則吾不知也曰何也曰欲潔其身而
亂大倫父母其順乎哉曰妙沖福依賣亦不
適人曰二女之不適人是不得已也絕與衣
縫氏之无故而禁配異矣是編何不取也原
夫婦女之垂名于古列女傳及續編者凡三
百十餘人其間未有一人之非夭殤殺死而
終其身於處女者人倫之不可廢也可見矣



七 請僧孤女

有_レ女不知_レ姓氏_ヲ夙喪_レ父母_ヲ家爲_レ之窶_ニ一日欲_レ追
 薦_レ其親_ニ屈_レ請_ス一僧_ヲ來_テ入_ル其居_ニ荒涼最_モ劇_シ齋厨
 索_レ然_ト伊蒲饌_モ亦不可_レ設_ク僧爲_レ用心_ヲ急_ニ畢_テ佛事_ヲ而
 出_ツ女手_ヲ自_ラ出_ツ衣_一領_一及_ヒ描_金小匣_一一枚_ヲ以_テ爲_レ觀
 物_ト僧乃受_テ之_ヲ歸_テ閱_ク其匣_ヲ則見_ル新書_ニ倭歌_一一首_ヲ于
 内_ニ切慕_フ父母_ヲ之情_ヲ溢_ル乎言表_ス其倭歌_ニ云_ク玉匣_ヲ加
 計_古耳塵_毛須_邊左里_之布_多於_也奈_可良_無
 幾_身土_乎知_禮金_葉和_歌集

贊

古之事死重於奉生休哉孤女追福致誠施
 僧兩物於爾豈輕哀々倭歌也寫得情



八 供衣貧女

我^カ 國俗^ニ以^テ中元^ノ日^ヲ祭^ル父祖^ノ之神^ヲ謂^フ之魂^ニ祭^有
一^リ貧女^不知^ラ何氏^ノ之子^也是日^欲為^先父母^供
奉^於佛^{不能}設^饌唯有^一綾衣^解去^其裏^納以^レ
小甕^覆以^荷葉^自攜^入於^一寺^寘之^佛前^拜伏
淨^泣而^去荷葉^上題^倭歌^其詞^云奉^留蓮^乃上
乃^露波可里^是乎^阿波禮^土美與^乃佛^爾
今昔物語

清

吾聞^和歌^能感^鬼神^矧此^女製^言意^最真^五
句^出口^一衣^去身^其人^如玉^莫道^赤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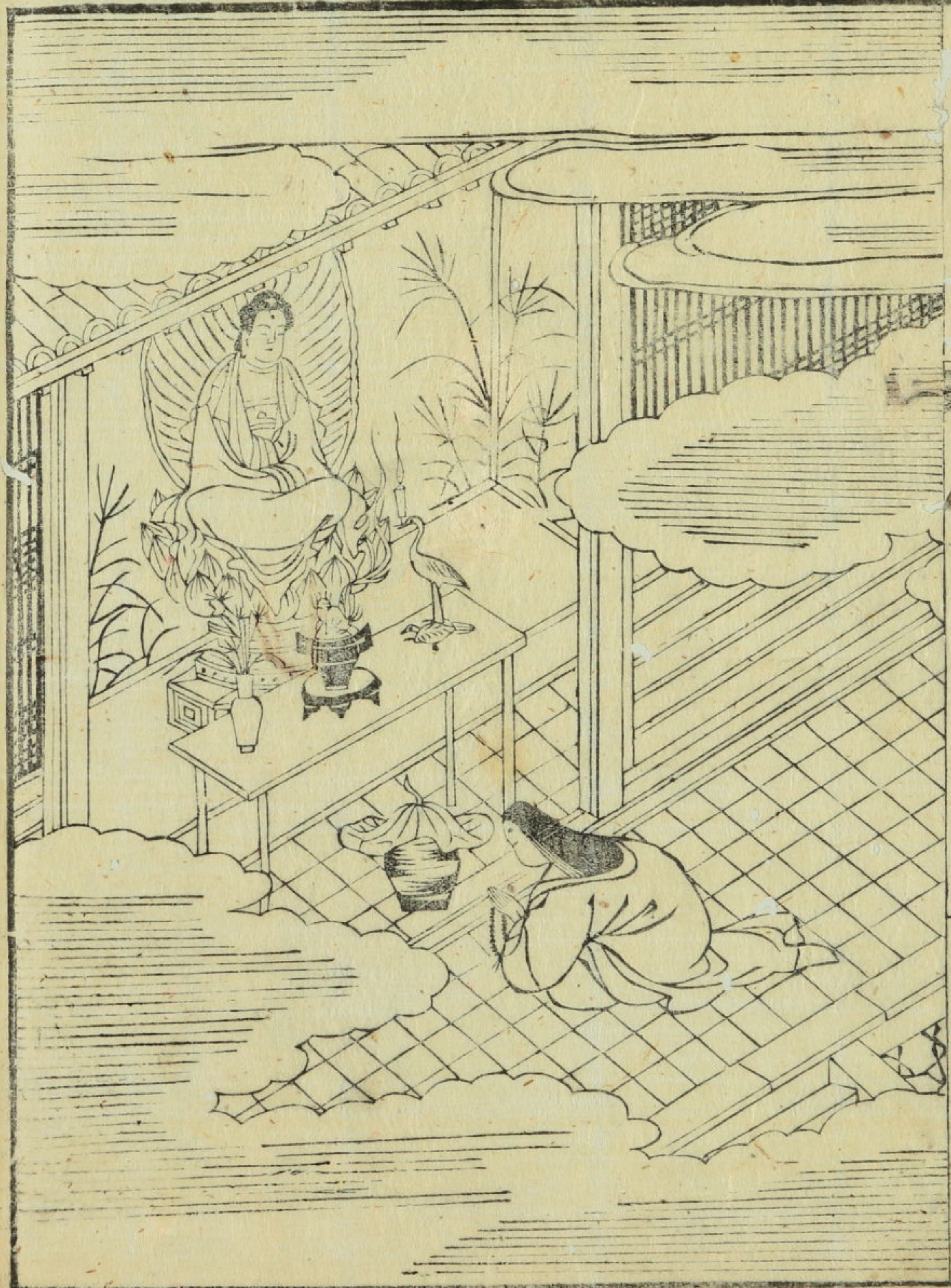
論

世^之貧窮^孤獨^既乏^資用^則雖^祭祀^亦闕^非
不^為也^不能^也然^人不^可不^如豺獮^苟用^其
力^盡獲^隨分^奠薦^若斯^女及^前段^孤女^蓋除^其
其^衣與^小匣^之外^无復^餘資^然值^當祭^之日^則
則^不容^一毫^計較^擬議^於其^間決^然極^力以^成
成^已志^觀之^則世^之以^貧藉^口有^闕其^祭悉

法華經疏卷之五 卷之五 二

是不爲也。非不能也。使彼二女視之。曷堪嗚
噉。竊謂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然先儒不云
乎。貧賤憂戚。以玉汝於成。又曰。困窮拂鬱。能
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吾於二女。特信此等
語之。不誣人也。何者。若俾此二女。逸居于豐
豪之家。多是所謂蘭形棘心。玉曜瓦質之徒
而已。曷必至乎。有此善行。而義譽施於身。芳
聲傳於世。千載之下。猶令不蕪沒矣。鄰國公
有言曰。耻之於人。大矣。吾亦妄謂貧之於人。

大矣。魯敬姜曰。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
民。莫不嚮義。勞也。我管內侍亦曰。物處而敬
已者。安。金玉飾身。而放肆者。危。以婦人有是
言。不亦異乎。恨。本朝未有女史形管之法。
難考得內侍之實行也。



九 南築紫女

承保馭寓紫陽富民某氏一時忽然感於無常
 捨家潛遯先欲之京急赴海涯遇于塗者往告
 其家舉家驚惶追而及之有一女執父袂號泣
 以留其行父曰我志豈為汝所妨乎自投刀截
 髮而去遂往深衣于南紀高野山專事佛于其
 院山人號曰南築紫上人女乃不忍相離纏繞
 從之然野山不許婦女之入故縛廬於山足居
 之為尼致力父事以没其世云

發心集

法苑珠林

卷三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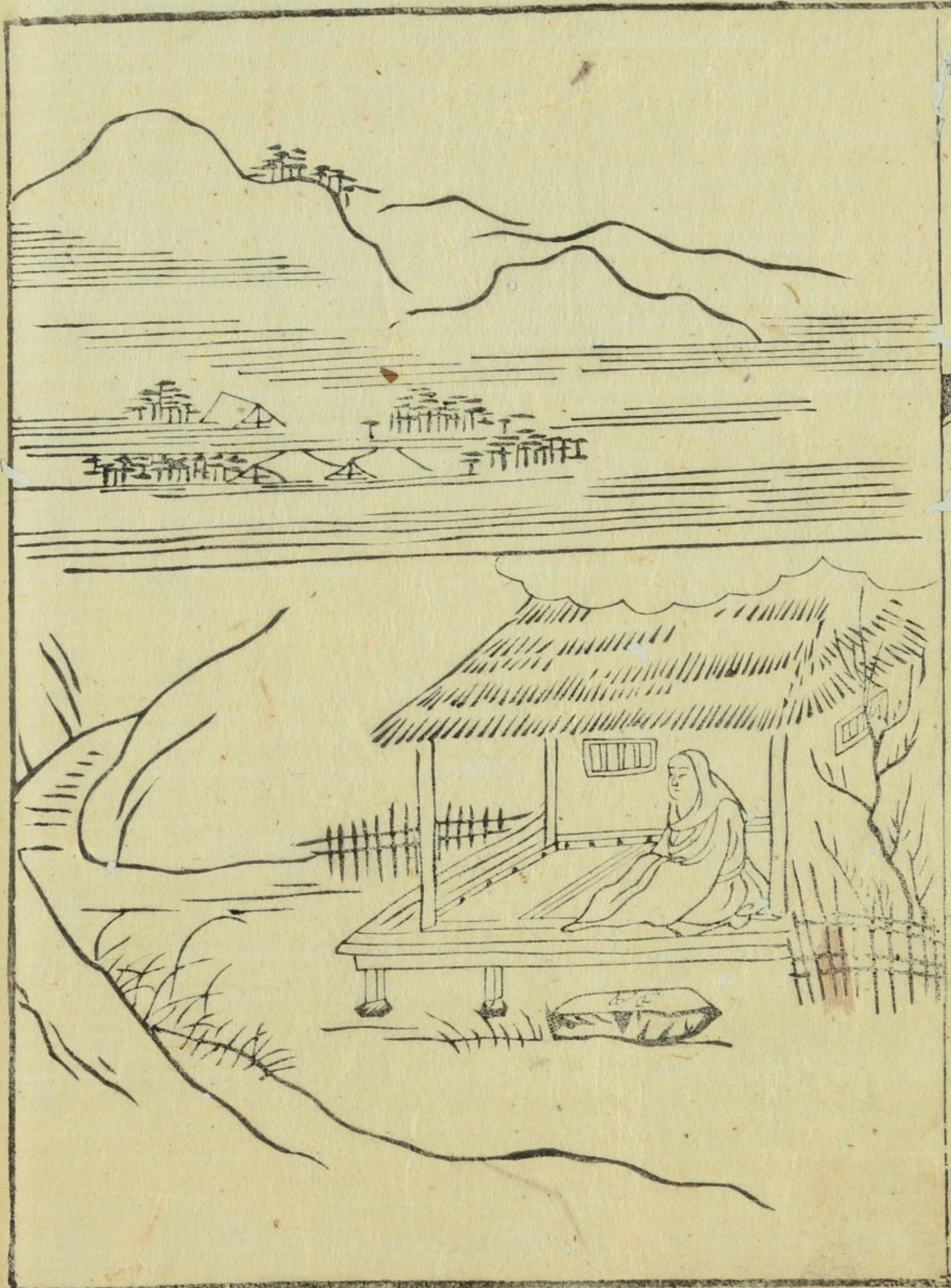
贊

父從於佛女從於父父雖厭女女不離父父雖入山女不遠父永忘斯世惟知有父

論

孝哉女也離家忘身以事父于山林不慈哉父也使一女子隨已千方外以誤百年之身夫父子天合也不可得不相愛今女如此而父如彼何耶蓋是義利之分歟大抵釋徒初發之心靡不期望出生死離輪迴生於善處

受諸快樂至其期之甚則不惟不慈於子遺君棄親令其妻妾弟妹皆无所歸而反所以哀一小蟲矜一微禽者莫不至焉嗚呼不亦倒置逆施乎要之唯利己爾佛亦西方之賢者豈愛此利心之人若曰愛之便是悅不義也庸詎為能仁矣不思之甚也



十 舞女微妙

微妙者洛陽之名妓也。建仁中往在鎌倉大樹
賴家觀其舞於此。企判官能負之。第擊節歎賞。
能負曰：此女遠至自洛，豈無志願。大樹親問之。
微妙涕泣不肯出言。大樹屢問而後乃言。妾父
布兵衛尉為成建。父某年因讒下獄。後放于奧
州。母亦不堪其憂而死。時妾甫七歲。无兄弟。无
親昵。營々子立。形影相吊。昕晡只无勝想。父耳
雖然无由知其存否。妾以為若學歌舞以買人

之愛憐，庶幾或得通信於父，是妾之所以知舞也。今日何幸，辱承溫問，伏據下情，不勝慙懼之至。言訖，又泣，辭色甚哀。滿堂為之慘惻。大樹即遣使於奧州，以問渠父。二位禪尼嘉其孝衷，甚加恩意。後十數日，使者反命曰：「微妙父為成死於奧州，微妙哭泣慙絕。久而後蘇，頓入壽福寺為女僧，更名持蓮。禪尼益憫，賜宅於深澤，里居之數，召會晤于持佛堂云。」

東鑑

贊

家本簪纓，緣何為妓？幼與父別，相距萬里。願買愛聞，一通信音。風木不靜，更摧膽心。

論

或曰：微妙以聲色買愛憐，是辱身也。何足為孝？曰：唯觀其心。何如？雖曰心迹无二，而世間自有不然者。花下睡猫，心不在花。若觀彼聞父死，即辰為尼，而與古郡保忠不復相見。則知微妙之所以為微妙。



士 阪東僧女

阪東有一山寺吾不知其號寺主上人智德
 年又最老患風久不瘳徒弟咸倦扶持有一婦
 人忽來謂其徒曰聞上人久病若許婦人在院
 妾願侍側以滌溷穢諸徒喜其將代已勞不敢
 拒之以告上人上人許可婦人欣然入侍日夜
 不眠攝養无所不至上人謂之曰婦人何為者
 而憐老僧至此乎婦人不應上人問而不輟
 一夕婦人須傍死人泣曰上人青年之時誤近

女，人某氏，其氏生妾，既長，以來雖知妾是上人之遺體，而不忍以微賤黷大德，鬱陶徒思之耳。近聞上人病，病日久，侍者不足使，令於前妾心。邑欲罷不能，所以來侍也。幸不爲門下之所拒，得執教日之粥藥，妾身更有何喜，加之。上人聞而嗚咽，婦人服勤至其入滅。沙石集

贊

維父與女，越南胡北，父將就木，始與女識，問女侍養報於誰，思孝子有性，思爲可言。

論

人有父母，只當知孝之辭，不容一毫按排，措置若視其慈，與不慈而孝爲之，勤怠便是市兒販夫之事，全非父子之道。此婦惟知孝之在己，不知慈之在父，生來若干十年，始得相見其面，而愛敬終至如此，豈與夫爲市兒販夫之事者，可同年而語哉。但如霍去病之於仲孺，呂尚之於叟，事較相近。



今世

一 大炊頭源好房

弘文院林學士曾撰好房行狀其略曰從五品
大炊頭好房君以今年六月二十三日逝其田
第春秋僅二十一謂之花不全開乎謂之苗秀
不實乎誠是可憐之甚也君姓源氏參州松平
家之一流其世系詳家譜朝散大夫殿中監忠
房嫡子也幼而岐嶷四五歲而解國俗字知方
角字向府城及父母所在之方不敢伸足出則

大倉令

主殿頭

告父母反則來前若得珍品獻之父母把見則
愉愉如也父母賜物則拜而受之愛而不失有
時賜書則戴而披之讀畢又戴而納之凡父母
所言敬而不違或與侍者談而及父母之事則
雖卧必起正坐而聞之或侍母側若見寸及雖
針之類則慮其誤觸而手自收焉稍長在傍室
晨省昏定問其安否雖他適夜闌无不反面當
花時月夜則屢請迎父母和樂添興或罹疾則
不離其側藥必先嘗食必先試而進之或丁憂

則慰諭順承以勸飲食漸及成童厭紛奢守儉
約不恣其志所言所行皆順父母之心父在封
邑則勤畱主事所告所報无懈无闕而事母愈
謹愈敬且寓諷諫之趣而慮不恊其心自省自
悔無不盡心待其有喜色而退稟性多病常懼
為父母之憂而治養甚慎故匕苜復初者數矣
其孝志之大槩如此至若日用細小多端則不
可勝計也其為人也敏而和睦親族而有禮撫
家僕而施恩故內外皆懷服焉人皆知其克家

之量也。君幼而好讀，倭字艸子，其中有忠孝事，業則澁感於心，而形於顏色。既而習四書句讀，以終其篇，今般卧病之間，父母來視，則必起坐而待焉，恭敬无失，問其氣宇如何，則辛苦雖切，必稱平快，以安其心。嗚呼！天不假年，魂遊不返，及其臨終，告家嚴曰：小子命限今日，歛葬唯任大人之心。殿中監察其意，而不拘佛事，令其家士護柩送之。參州鄉里澁溝而葬，其乃祖墓畔，可謂以正而終者也。誰不哀感哉！母堂錫鳴氏不堪永訣，哀慕益切。手錄君之行實，請余記其始末。余亦曾遭斯憂，推知其中，心之惻怛，故不能辭焉。件件云爾。若有編孝子傳，則斯人不可漏焉。

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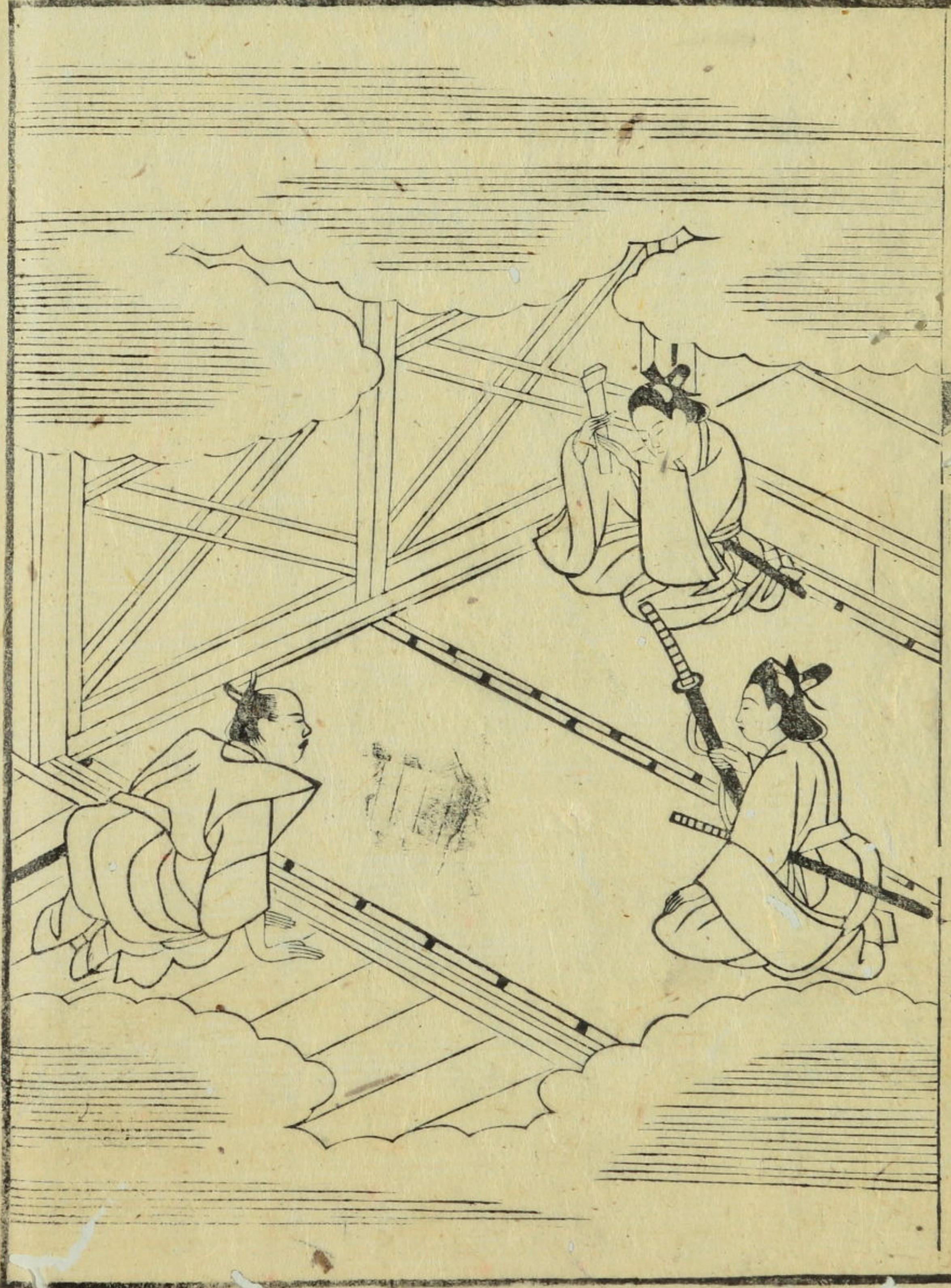
名聞之裔，英邁之資，自幼孝順，至死不哀，慈闈極愛，群下嘆才。春秋三七，嗚呼命哉。

論

行狀云：若有編孝子傳，則斯人不可漏焉。觀

之則林學士非无志於孝子傳之撰但未及
 屬艸薰而蓋棺也不亦惜乎今余幸閱行狀
 以剴其略觀于茲者非惟欲令大炊君之盛
 迹昭著乎世竊成學士之志爾或問大抵孝
 子易得於幕門之下難獲於綈幕之中何耶
 曰人貴富則官備財足其奉養无待於子子
 亦不可得而服勤於父只要不失父子橋梓
 之道而已繇是其相居也恭敬有餘而和氣
 不足不足則不相悅所以寡孝子也貧賤則

異乎是父子寔為狼狽雖欲无相愛可得也
 哉所以有孝子也曰漢代王皇子也魏陸印
 公王之所生也吳陸績廬江太守之兒也梁
 蕭脩宗室之子也唐張九齡冀州刺史也皆
 非貧賤而有孝名其所以能孝者何耶曰以
 其誠至歟天下无物不感於誠況子之事親
 乎若欲驗之於今則大炊君其人也歟



今泉村孝子

孝子姓中村民號五郎右衛門駿州富士郡
 今泉村奕葉之良民也善事其親以得其悅
 推及村民村民亦悅父癘則事物不經心惟
 其疾之憂及其死也悲哀至切執喪於其室
 不敢反於己居不敢見人母病且死時亦然
 數作佛事不吝其財或獨孤獨之急或救乞
 丐之饑皆志在祈考妣滅罪生天之福耳俗
 謂人得登達富士絕巔必有現當二世之饒

蓋繇是每歲夏月登者常多此人將登則先請考妣於祠堂躬親負其牌主而後發行亦欲資其冥福也登降之際不敢息肩雖有僕從而不得一步代其勞也孝狀大槩如此鄉黨鄰里靡不之稱焉天和壬戌之春事聞東都頗動台聽有恩賜其

命曰駿河國富士郡今泉村五郎右衛門父

爾孝乎盡之行跡宜久村中乃助乎為乃由國迴乃輩是乎演說須是爾依天其作來雷所乃田畑九十石乃事永代五郎右衛門爾下授雷條收納須邊幾者也

贊

人於子職或共或否唯渠克勤蓋受介社富士山麓今泉村傍焮焮恩先照徹八荒

論

於乎天之祚於孝子也明矣**巖**爾一民之
行上軌

台聽承

嘉惠下使天下之人聞而稱之豈人之所能
為哉**詩**曰靡有不孝自求伊祐正謂此也



三 雲州伊達氏

寬永初雲州松江城有一人姓伊達氏號泊左衛門籍筆以仕國主堀尾公二親在堂出告反面定省溫清无敢廢闕饌非甘毳父母不樂伊達時雖薄俸必有解醲不計家之有無朝夕孜孜親執刀俎非无使伎以他人不如己之至誠也官職則更買一肴請父母曰今日幸得某物於人割烹願從所好父曰為鱠母曰作羹所命常殊伊達皆如其命而各進之習以為常父母

或欲來於己室則先厚設飲食然後升堂請曰願我令大人試我壯健乃負父而下堂於母亦然凡其色容无不愉婉聲氣莫不和柔父母視之猶嬰孺使之若婢妾遂俾父母終身无憚已勞之念堀尾公具聞渠之孝行激嘉之數賜珍餌使以進於二親士民皆言國中非无孝子唯无伊達

贊

嚴威儼恪難以悅親題哉茲士和厚溫純柔

於侍兒媿於內人椿府萱闈長向陽春

論

人之事其親也當要愛敬無相勝焉敬勝愛者多至於疏愛勝敬者或流於褻與其疏寧褻歟然如小人犬馬之養縱有區區愛心亦曷足為孝也可不慎哉伊達之於翁媪若愛勝相侶而竟不忘敬豈流於褻所以為難也至其使父母終身无憚已勞之念又難中之至難者歟



四 中江惟命

中江氏姓藤諱原字惟命號與右衛門江州高嶋郡
 小川人也自幼讀書頗有所發明其學宗王伯
 安凡本朝諸州之王學惟命倡之有母事之
 而孝嘗仕加藤某侯于豫州大洲城欲迎母以
 就養母曰吾聞婦人不越疆妾願守之也惟命
 不逆即請還職以歸田里主吝其才不敢許可
 惟命勃然曰我雖不孝豈一日能忍為祿所縻
 以曠定省哉乃為一書具述其不容與母索居

之意雷之潛遜遂歸隱于小川以獲母悅時年
 二十又八寬永某年月也

贊

淡海吹起陸王儒風豈翹善身誨人有忠為
 母顛祿旋鄉色愉于嗟篤孝性乎學乎

論

或謂余曰我嘗聞之於中江氏之徒曰先生
 恒言自己之德性即是父母之天真也是以
 養吾性所以養親也尊吾性所以尊親也孝

莫大焉勿拘夫奉事于膝下與否斯言詎與其辭祿歸養者相矛盾乎曰明儒汪廷訥曰世以問安視膳為踈節不知此中有實心相流通者是中江氏之所以有這說欵然慕父母人之性然不假強為古人一日之養不換三公所以依依於膝下也宜哉惟命口雖係說而身不能不歸養也亦猶桑門說入無為是報恩而反有陳睦州朗法師等行豈足怪哉曰所以行不如言者既得聞命敢問其為

母辭祿之一節无乃足為鴻儒之盛行以入茲選乎曰今之學者或以所謂家貧親老為祿仕者為口實求富貴於遠方殊鄉使親念已不忘者固不為歉想夫人子一觸人之羅網則不但不能數歸省且雖聞疾聞喪亦不得容易赴之孝云乎故孝子有不肯居官如宋范純仁調知武進縣而不赴易長曷又不往之類是也考亭夫子答毛朋壽書亦曰就補遠行為榮親計然古人有所謂不以得於

外者為親祭者亦不可不知也而今惟命其
 謀於始雖不及范氏而明知其不以得於外
 者為親祭則與夫世間往而不反者豈无逕
 庭斯編之所以不逸斯人也大抵為人子者
 臯魚游諸侯以後其親之失不可不鑄骨與



夫祭者子傳

卷二

卅三

五 川井正直

正直洛之高家號布袋屋與丸衛門川井其氏也宅在銅

駝坊之室町年垂五十始志于學受讀小學之

書於山崎氏然後方知往日之薄於奉親赧然

耻悔謹身節用務致父母之樂正直自少酗酒

父母憂之至是不復少飲凡平昔為父母所忌

之行靡不禁止父母大喜正保丁亥之春父有

疾正直日夜不離其側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

饋饌必自執中看廁諭亦必躬浣滌之起坐中

入扶持之如奉盈不欲人之代已度暑經寒屬

屬无倦已丑正月父遂不起正直哀戚踰節饘

粥絕口至其喪紀則遵朱子家禮少出入之屋

後有一小亭居之以為喪次自非省母不敢輒

出其戶家事悉委妻子无復所問唯靈座昕夕

之奠以致已力如是者既十有九月而母又逝

其禮皆不降於前喪哀痛殊甚毀瘠更加通二

喪計之凡四十有餘月愈久而愈謹矣憂色卒

不去面初父没未葬時父之執若干輩與浮屠

徒來子傳

卷三

三

氏相謀欲以火化，正直憂之，夜竊送觀躬親埋，築於洛東之紫雲山。妣亦卒，祔方是之時，洛中以儒禮居喪者寂無聞焉。故正直反為衆口所訕，然不敢為意，斷然行之。自此之後，間有喪至三年者，安知其不興起於正直哉？後十餘年，正直服襪禩于洛東某村，蓋以商賈為逐末之業也。時年六十餘，其慕父母之心益切，常語同志曰：我平生无他工夫，凡動靜語默，取舍予奪，竊欲使遺體无受汗辱之名，爾所以寡大過也。又

曰：知人固難，然觀其愛父母，與否則可略以知也。有不祀父母者，正直責之，其人曰：我非不欲祭，家貧不能備物。正直曰：人各有分，小人之祭，何必備物？苟知所敬，雖以菽三粒可也。豈不賢於己哉？人之子弟來謁，則先說之以事父兄之目，曰：勿懈於此，數件則可以為人子，弟也。與人話而言及己之考妣，則必墮淚，學者皆言是真錫類之孝也。故雖他州異鄉之人，實嘗學者，一聞正直之風，則莫不瞻望。延寶四年某月信

州牧永井君某欲見正直，正直不往。君乃寄簡贈詩，以致景慕之意。五年丁巳之春，正直寢疾。至秋七月，少間。正直悅甚，家人云：翁疾未瘳，悅之曷甚。正直曰：今日十七日，我先妣之諱也。將值是日，於未暝之前，不亦悅乎？非敢貪生也。其終身慕父母者，皆此類也。同年冬十一月六日，没于村舍。享年七十有七。遺命葬於紫雲山先塋之側。友人稱爲東村翁。

贊

晚學勵志竭カ爺孃起卧必扶湯藥親嘗五十之瘠四年之喪豈惟自致使人知カ

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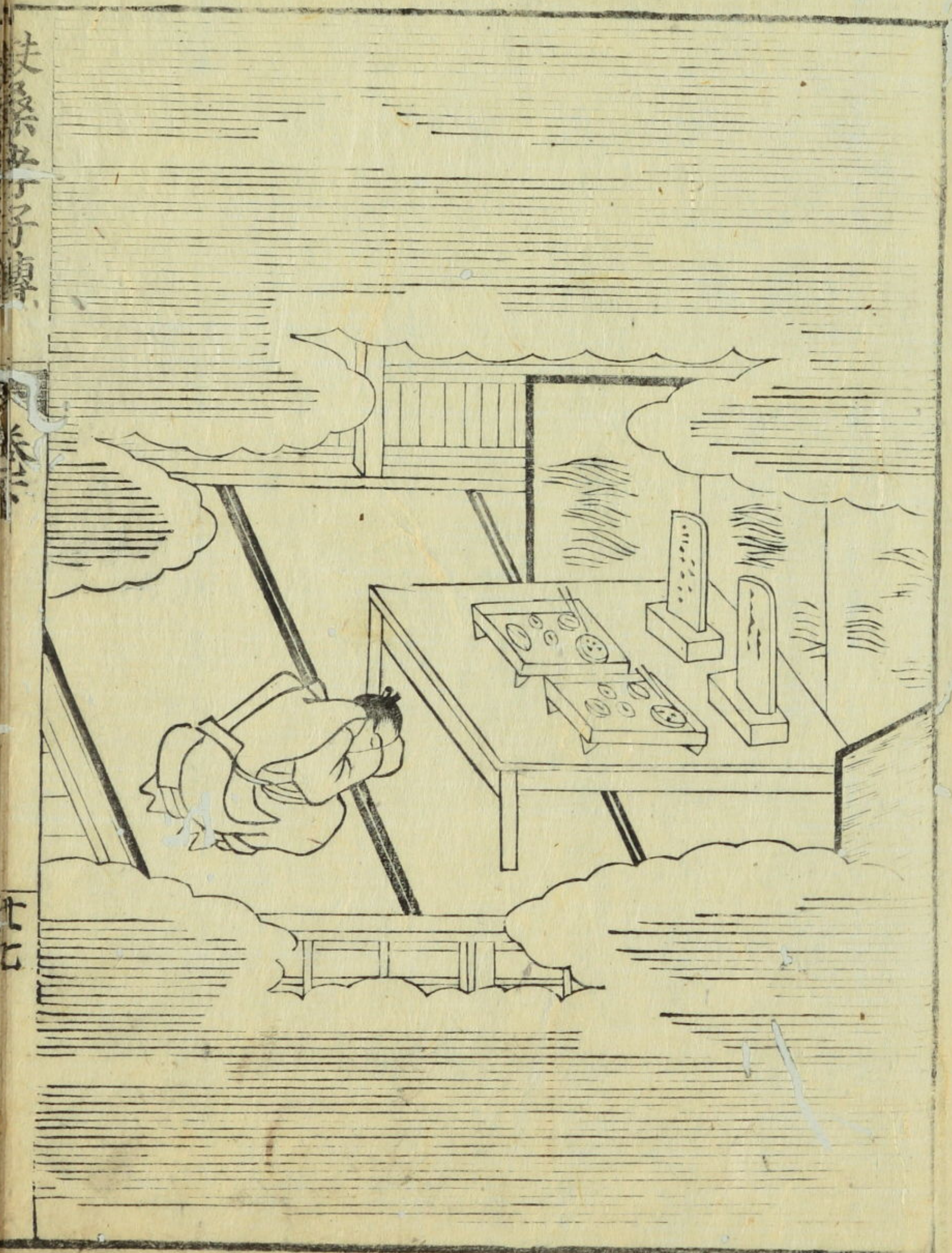
左衛門尉藤原朝綱後鳥羽院時人有言曰：雙親雖亡，吾身卽其遺體。則吾一言一行悉是父母之言行，豈可自欺也哉？故吾平生一息之頃，一事之微，无任吾心而爲之也。此言尤好。今由正直遺體不辱，故寡大過等語觀之，則朝綱亦當時之一巨考歟。顧夫其行必有與正

掛卷三十一

卷下

卅六

直相頡頏者，然今不可遽考，曩之姑附此語，于茲以待識者云。



史記五十二

卷下

卅六

六 繪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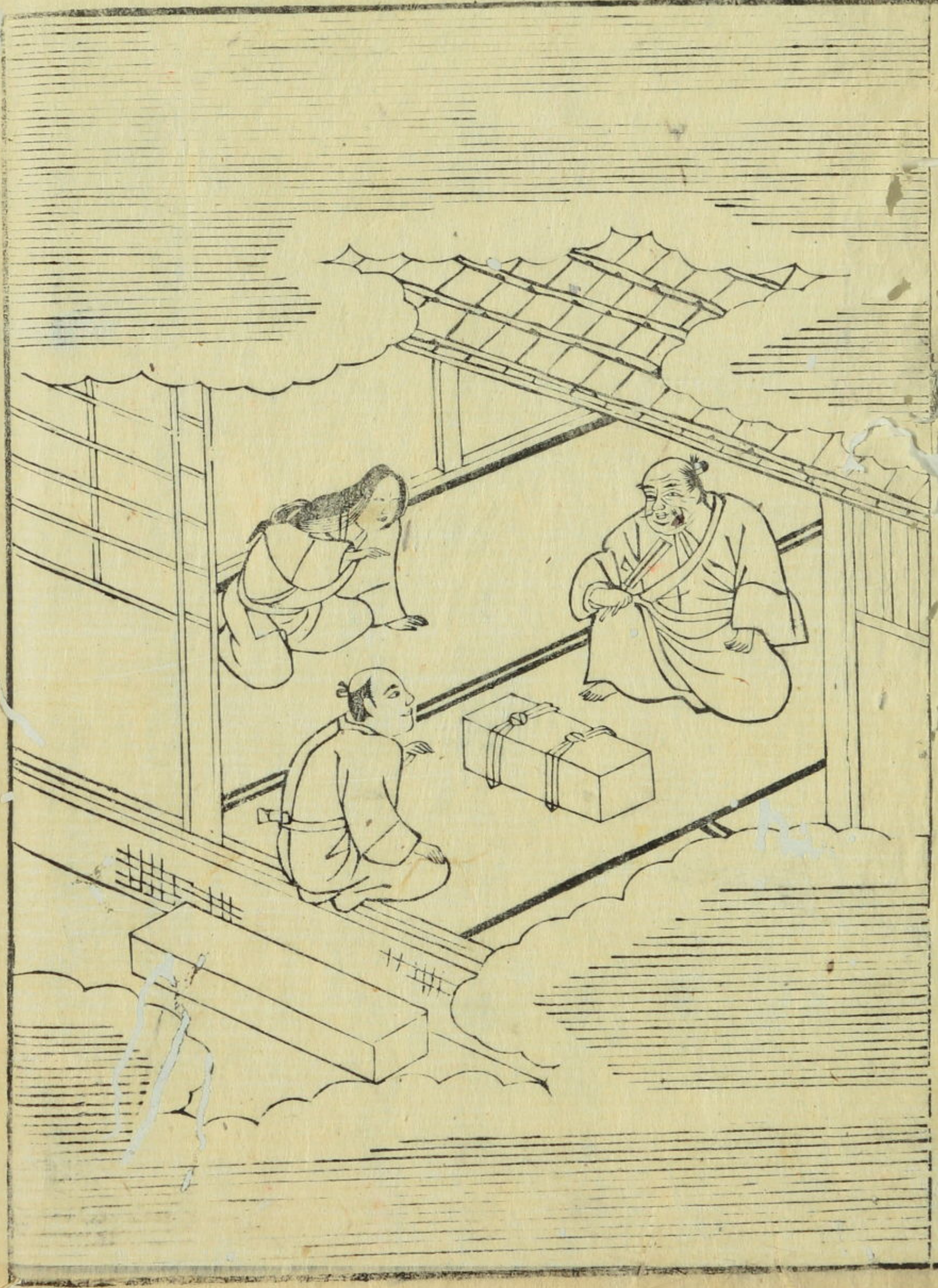
寬永中洛陽小川出水之功有一人呼為繪屋
勤兵衛以畫衣裳為業父老崇飲勸勉賒之然
父以其家貧故不樂飲或不飲勸及妻憂之相
共密謀待歲將暮把瓦石滿一簾夫妻鼻之抵
父前曰我今年之餘資幸至於此只恨我父一
生之酒價不能盡此金之小半也父驚且喜飲
酒大樂自後父无復患貧之念卒以壽終

贊

父性愛酒子賒之頗父或不飲為其家貧子
婦相憂因出奇譎瓦礫滿簾遂得取悅

論

約而為泰此是不有恆者之事今此子婦以
是反得孝名何耶曰胡氏不云乎天理人欲
同行異情



七 神田五郎作

明督中武州神田鍛冶町有_二一人_一 號_二五郎_一 陷_レ罪
 掠考有子名五郎作詣官請吏曰吾父已老不
 勝苦楚父子一體也_レ 遂_レ 冀_レ 使_レ 我_レ 代_レ 父_レ 吏不聽作
 不堪悲_レ 籲_レ 天_レ 大_レ 哭_レ 觀_レ 者_レ 靡_レ 不_レ 下_レ 淚_レ 執柄豐州牧
 兩部公 諱_二忠_一 秋 命_レ 吏_レ 令_レ 彼_レ 且_レ 代_レ 於_レ 父_レ 尋_レ 糾_レ 明_レ 其_レ 罪
 不可_レ 至_レ 死_レ 併_レ 釋_レ 之_レ 云_レ

贊

武州神田白屋孝子老父陷罪悲酸徹髓只

武州神田白屋

七九

請代父身受鞭撻維天悲忱何不終喜

論

甚哉孝之感人也宋徽州人鮑壽孫父為賊所得束縛樹上將殺之壽孫拜前願代父死賊兩釋之又衛州汲縣人陳顏父繫獄榜掠顏詣郡請代父死郡主併釋之賊尚釋之況郡主乎郡主尚愍之況吾邦執政之臣乎況彼蒼蒼者乎作之所以欲代父死而得不死也由是反而觀之人子有不當死而死安知其不由於不孝之觸天怒拂人性哉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正謂此也易曰君子以議獄緩死隋部公有焉

法華經子集



八 柴木村甚介

甚介者備之中州淺口郡

今隸備前州柴木村之農

也。事母而孝，雖有兄某而母不欲與之居，恒在甚介之舍。甚介忠養，莫所不至。朝饔夕飧，母未噤箸，已亦不能訖。雖過時不覺飢，母食而後欣然。始下七箸，率以為常。母將裯則自展席而冬溫之，夏清之。母寢而未熟，睡已亦不能睡。雖丁夜猶在側，慰悅之。有痛癢則抑搔，平日必自烹茗布席以待母。赴舍內所布皆藁席，第有一藟

孝子傳

下

四

席而母坐之甚介使令於前而進退周旋起居
食息唯母所命有事而之府入市則必求買魚
菓其旨之物歸以進之母年八十顏容猶六十
時人問其故母答之曰甚介養我我无適而不
如意雖彼公侯之母夫人亦恐不如吾樂所以
不衰朽欬初父死時分付田廬於甚介兄弟後
來兄將破其產而謂甚介曰吾田瘠薄汝田肥
饒故今如此請且易之而佃甚介謹諾即如其
所請焉然至其各收穫則甚介之粟反多於兄

之所入鄉黨以為是孝與不孝之徵也甚介又
種胡麻誤先其時教候里人以為過早為其種
之之早收之亦早既收未幾霖潦浩乎四野闔
鄉胡麻悉皆漂蕩臭腐特甚介之家富於胡麻
或又雖有風蝗傷稼而犬牙緣界不侵甚介田
非亦造物者陰賜乎兄欠租為吏所囚欲借錢
穀以自救焉而人未貸甚介憂之先盡出已所
蓄贖之且將營貸于他以補不足人皆喜而應
之繇是兄頓得免刑矣

松平公

本氏池田 聞源事狀異之召詣城府面

哀之曰汝之孝悌國中希有尤可以為事父兄

者之法則因命使其素所受之田至子孫勿輸

賦甚介崩角而出諸士詰之曰汝孝悌緣何得

至此乎甚介曰吾不知孝悌唯母不其食吾亦

不欲食母不安寢吾亦不能眠而已於兄亦略

如此又問以汝為弟而兄胡為其不善乎甚介

曰未必不善彼多病懈於事故不與鄉人之所

好也或謂柴木村人曰甚介賜曰爾等莫之羨

乎答曰甚介孝行非常人之所能及也假饒一

鄉之田悉皆賜之於彼固宜我等何敢羨彼衆

口如一城府儒臣熊澤伯繼巡撫之次臨甚介

舍喟然無語出語人曰如視堯舜之民也其雍

睦可知

贊

不勉不強常心在母其所能養曷啻身口兄

之不淑待之又厚柴木柴木爾名无朽

夫樂善之傳



九 西六條院村孝孫

西六條院村亦在備之淺口郡有一民生二子呼兄為惣一郎弟為市助兄弟夙喪父乃與祖父力耕種不幸祖父為聾聵手脚亦尋痿痺兄弟有母母子三人事之並皆至孝祖父嗜酒及茶兄弟雖貧而无之闕農有餘力則采薪鬻之以給其用若夫其用不足而有乞假於人則人知其為祖父而非為己愍然應之凡飲食所進祖父者常精而所自喫者常粗每食母必執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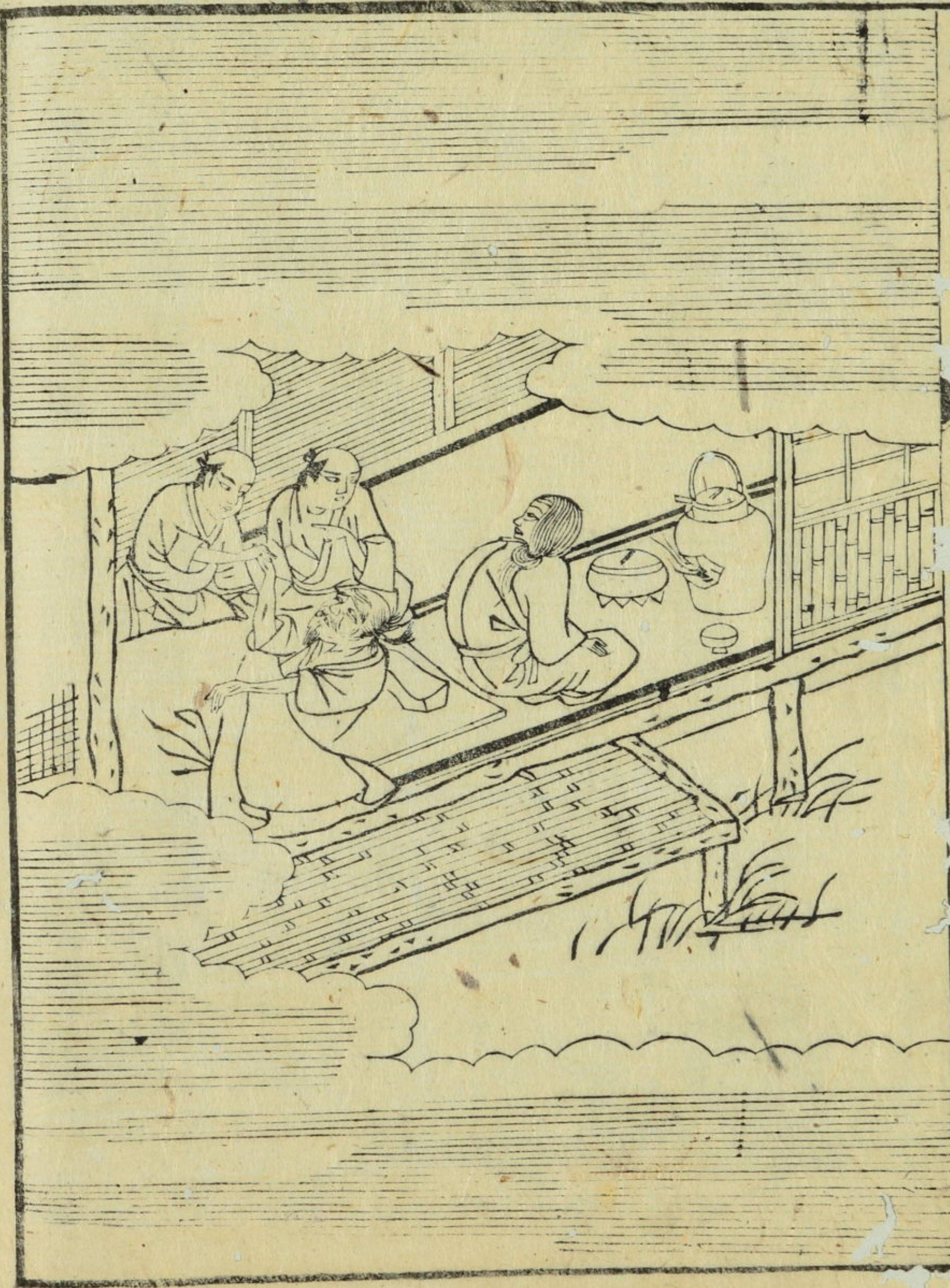
哺之為其目盲手痺也。溷器亦母與兄弟日自
 標之為其脚軟不能如圍也。冬夜則兄弟更卧
 於祖父趾為其使足暖也。夏夜則兄弟更不寢
 以驅蚊為其无帷帳也。兄弟孝順雖已至此而
 母尚恐或有急焉故屢戒之曰太父之日迫於
 西山一旦有不諱雖欲孝誰為孝爾等念茲兄
 弟謹諾祖父亦謂母曰媳之厚於我也不可具
 謝德必有報摠及市皆畢娶其妻有孝於媳豈
 得不若媳之於我哉祖父乃欲使摠納采於某

氏摠諾而不果其意益不欲俾新婦視祖父之
 廢人而居處多穢也。最後祖父忽發心疾狂悖
 殊劇方是之時市也為人彼不在家唯母與摠
 日夜不睡敬護持之祖父患此又二稔而後物
 故母也摠也不勝哀慕賣衣以供喪祭摠父遠
 忌亦在此時正欲追薦而无錢穀會是歲不登
 國主發倉以賑濟焉摠受其米即以祭父毫蔑
 謀食之意市亦雖在遠方寄物助祭加糲已之
 微俸時時分贖或數致書於村老曰我母及兄

儻有某色請必假貸我歸償債市之用心亦如此厥後摠娶妻相與事母因謂妻曰不才非我所咎苟有不孝則即出汝不敢食言繇是妻亦克謹然摠猶懼或有違母意而家事巨細一咨決无敢專制也瘠田有若干頃連年侍祖父疾而浚耕易糶之不暇理當荒蕪而其稼反美於他人之田的知是冥冥中有祐之者而然邪君亦賜粟於母子大嘆賞之云

贊

傷哉病翁孝矣二孫曉昏扶持夏冬清溫母又事舅愛養甚敦因憶後榮伯崔瑄門



十 横井村孝農

備之。前州津高郡横井村人太郎左衛門養其
 父母愛敬自身雖至賤而事之之恭恰若士
 大夫之善敬其親若夫與父往田饁之則先多
 芟弱艸厚布之於壟上使父坐其上已則跪坐
 于下敬而進食。族父食畢而後自飯以此為常
 父亦略有禮容一家化之皆敬而和里中之觀
 之者靡不解頤以其與己之父相處敬慢大
 相遠也國主有賞

贊

翫之觀色以難為赤宜乎里人視彼啞啞在
 家必敬在田必敬胥臣若過盍顧是行



士 赤穗惣大夫

備前國岡山府絆屋町有一染工嘗隨家累徙居于播州老死于赤穗城其子惣大夫事母純孝妻亦以夫心為心母之所命莫不承藉母恒言備之岡山我舊里也只願與汝共歸惣曰諾吾亦惟之雖然家資乏絕无由裹糧故味果往一日母趣裝曰我適岡山惣及妻遽而隨之行程若干十里母倦跋涉則惣負之或妻奉其手與俱行飲食不足則夫妻佯食而唯進母行至

備之香登村遂乃絕糧終日不食耳无聞日見爰求食於福岡村實教寺寺主名是要視渠物色知其孝子急救其飢且借一小房居之使其日受飯于寺厨於是乎母子三人方得飽食其衣尚寒夜則夫婦必減己服竊加諸母之身郡吏惠粟夫妻大悅急買棉衣一領以衣之母母却之曰吾幸不寒婦衣極弊宜早衣之婦曰我身壯健雖寒不至發疾姑若不著之必致寒疾願早衣之姑曰吾也老矣疾不可懼死不可

惜但願汝夫妻无疾病况吾不寒曷襲此衣為
 哉遂无以着婦亦不敢衣之棉衣徒在郡吏聞
 之更予一衣於母於是乎婦姑皆得暖矣事聞
 於岡山邦君不惟惠鮮彼夫婦且深哀賞是
 之慈每歲寄白粳若干斛于其寺云

贊

孝子孝子極力事母不翅子子婦亦是婦令
 名竟達嘉賞是受豈作爾碑備人有口

論

人皆言備州多孝子婦豈止孝子婦也忠臣
 義者亦不數列國地醜德齊獨備州之有人
 何也蓋其先主羽林君其性孝義而好古國
 中有兩學舍民間有師儒儒風聿興異教寔
 息况觀一孝子聞一悌弟則必賞之以金穀
 於忠臣義者亦然故其未孝未悌未忠義者
 亦皆靡不自然感且化焉所以多善人歟余
 幸獲聞夫孝子數輩之行實忻然錄次于此
 柴木村以下四男子及左端所記之二女是

也其餘善良人其舍諸



士 由良孝子

淡路國津名郡由良有一孝子號久允衛門養父有疾愛焉雖往在田而有念父釋耒且歸見父而後復往從役之際亦然或又在在外忽遇烈風雷雨則投所執之業歸以侍父欲慰其驚動也方是之時人雖欲倍錢以傭賃久不敢出恐父憂己之傷於風雨也冬夜自覺寒裯則起求衣加諸父被父曰吾被不薄宜覆乃兒久諾而退不敢覆兒待父熟寐再往加之父欲出視田

畝則必躬負而行至其衰朽不能出視則採善禾若干穗奉父而使知有年若遇旱潦其田不熟則探求禾之善者於闔境歸諭父曰是歲雖凶我稼幸如此父悅甚其用心之切皆此類也鄉人靡不稱讚縣宰稻田植榮聞之擊節召而食之且予金曰人皆稱汝孝我願詳聞其所為乎久拜而荅之曰人雖稱吾孝吾味嘗有孝也其辭氣謙恭不似夫內實自許而姑為是退託者稻田更問久竟無語稻田更問之曰汝事父

之道盡矣而心中尚有歉然者乎久曰吾母死時父猶未老吾欲得後母而父不允卒以鰥老以故抑搔扶持今乏其人是乃吾之所常憾也又問今日汝來于茲父知之乎曰尋常出則吾必明告其所適今日顧不之告曰何不告也曰召吾於洲本洲本地名即宰之所居事之臧否不得而知第恐令父驚懼故不以告稍由喟歎

贊

蠢伊小氓大克羞齋行役心念出野背負私

田告豐衽席加衣人皆稱孝已以為非

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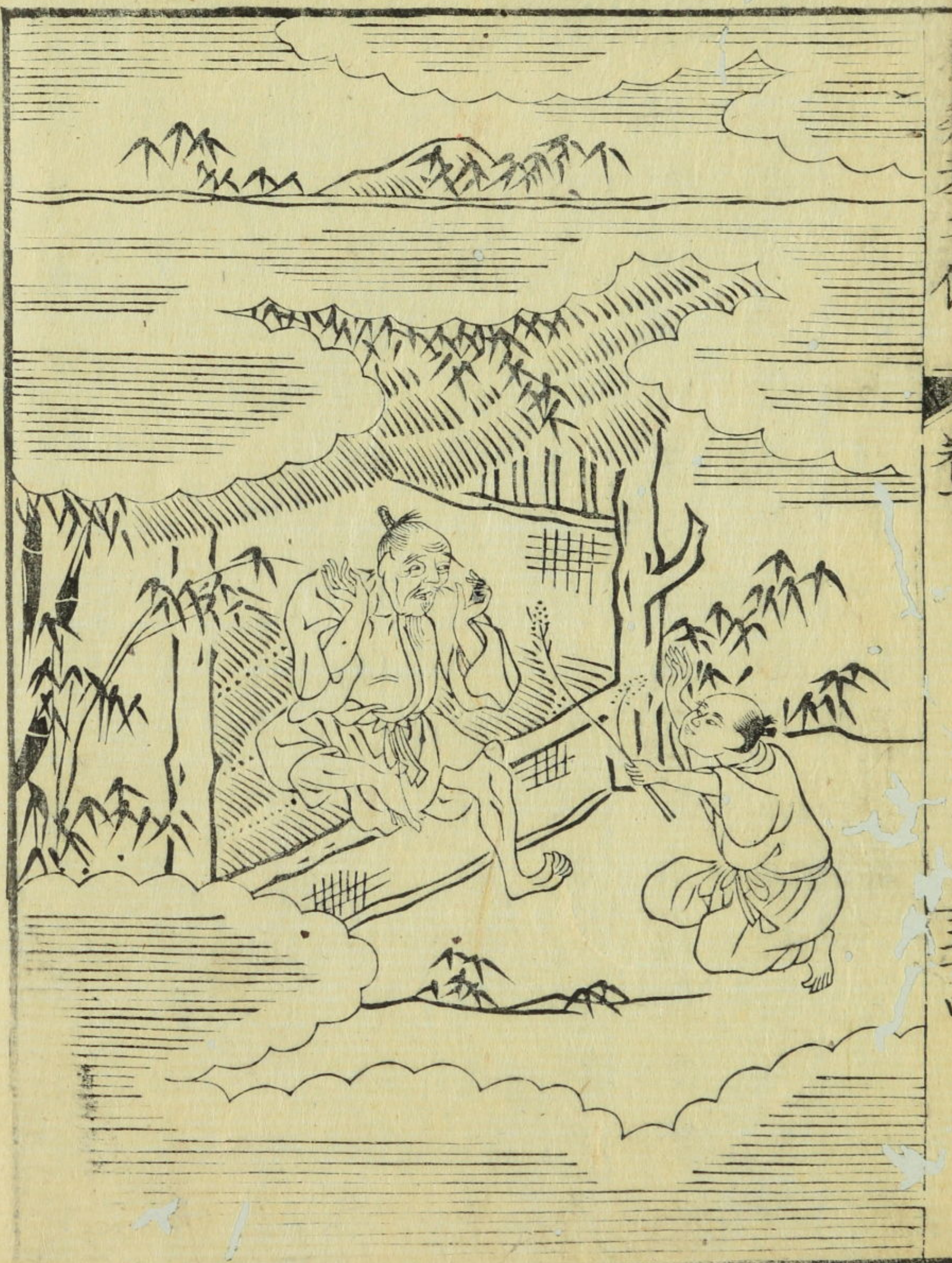
人之事親有養體者有養志者養志至焉養體次焉觀於曾子曾元可見今以由良人之凡陋其所言所行多皆如養志者不亦異乎或曰渠之事父諒若子言然觀其人則頑然一野夫耳若是之孝而若是之頑何也曰蓋為其下隙之明雖有過人者而不能推之他事也曰如渠輩雖推何遠曰不然孝者百行

之本本立而道生。孟子曰：克己之人，所以大過
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由此觀之，
孝子不患於无本焉，只患其未能推之爾。苟
克推之，則仁也、義也、禮也、忠信也、廉耻也。莫
不隨所遇而得矣。於達乎何有？不見夫璞與
礦乎？孰謂非是瓦礫，然皆可治。曰：璞與礦不
能自治，必待彫琢鍛制之手，而後為珍為器。
若不得其手法，二者弗可如己何矣。由良木
亦如此，豈獲自推廣乎？曰：其固然，故古者手

官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

主 蘆田爲助

丹波國天田郡土師村有一孝子曰蘆田爲助
號ヒト其父曰井上井上父曰蘆田爲助
衛門ト爲次仕土師村主蘆田小界住手白山今愛
是也井上娶妻生二子爲助其季也爲次死後井
上携妻及二子退爲土師村民家貧居狹而鋪
破席飲食究乏僅全身送年老衰而夫妻共蹇
而不能起爲助天性至孝事父母盡心力其所
言无不從焉寒夜則以己膚溫席而令父母卧



其上窺其熟睡，躡而竊入，加被而退，欲不驚覺也。若父母睡覺，則問其安否，而容父母足於己，懷溫之而退。如此者，每夜或再或三，无敢闕焉。炎天則擇樹陰涼處，構庇障，日負父母，憇坐於其下，自梳其白髮，以散鬱蒸，其寢則先扇其卧處，拂暑氣以迎之。飲食不足，則唯供父母，已忍饑渴而對父母，乃言食有餘，不令知。簞瓢屨空，若偶得一物於外，則喜而奉之。母常畏雷，故霹靂則不離其側，雖出在他，必速歸保護焉。平生

給養之暇，不怠耕耨，納其貢稅，不肯違期。縱然絕己糧，无闕奉上之物，不蒙未進之責，不借他人之物，其為人柔和而能勤產業，是以一村邑長及戶民皆憐之，和睦。承應二年，為助娶妻，結小廬於屋隅，不妨父母之所居，其妻亦做慕，為助之所為，能事舅姑，以竭婦道。父母或求之他，則為助與其妻抱負而出，或途中逢雪，則妻先掃雪，啓行而導焉。歷年產子，不以私愛而忽其孝養。方凶歲水旱，則告父母曰：我田不枯，我疇

不溺而不使知其艱苦萬治三年四月十七日
母沒壽八十寬文六年二月四日父終壽八十
三共極天年為助哭泣殊甚哀慕不止葬於已
屋近邊築基建石塔日日誦墓獻香花每當七
日招僧讀經及七七日修懺法每月忌日拜墓
不懈猶事存之禮催感而至落淚而歸雷震則
必詣母墓泣而守之如生之時為助孝志同邑
悉知之隣里亦知之既而聞於福智山城所謂
土師村隸此城城主從五品尚舍奉御源姓公

平氏忠房感其孝恤其志俾黃金以褒之為助
拜戴歸家讓其兄兄辭曰此恩賜之物依汝孝
之聞達也我何受之兄弟相讓而不取而封緘
藏於其家城主聞而奇之乃復為助戶租且蠲
其課役城主朝江府以是語余求記其事余
擊節歎賞之為之述其事實述之不足副之以
贊又作論勵今之人傳後之世

贊曰孝是天性不拘貴賤溫其衣被泣彼雷電
文強再出備元重錄存則能養沒而追薦聞於

鄉里感于後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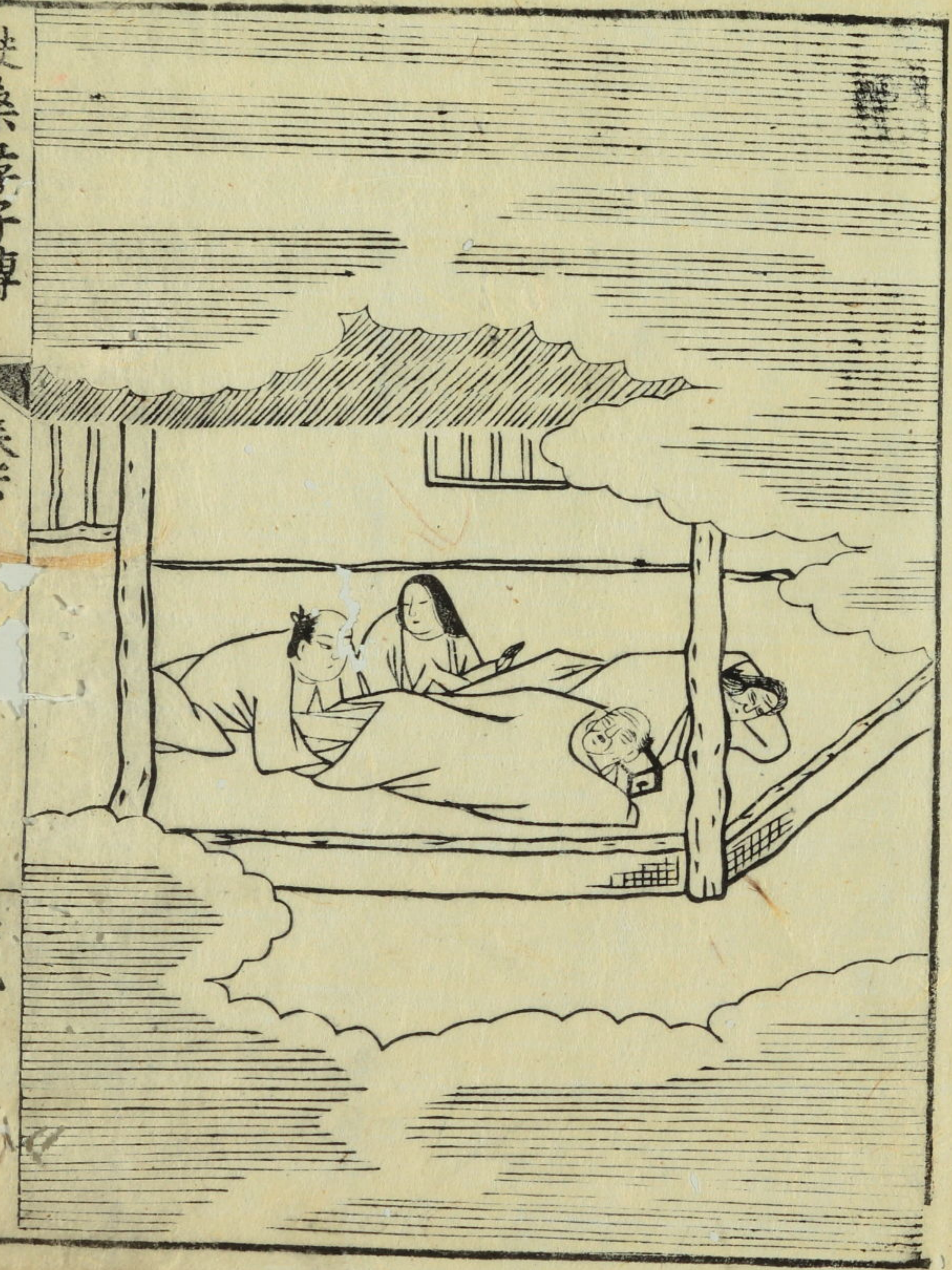
論曰人者萬物之靈孝者百行之本也苟存孝志則雖匹夫之賤所以爲人也若无孝志則雖公侯之貴所以不異禽獸也康舜之聖曾子之賢其本是孝而已孝之道大哉至哉故孔子曰吾行在孝經孝經家家有之人人讀之然不孝則與鴉鳴蟬噪何異哉嗚呼丹州一民之出未知讀孝經否讀與不讀不可論焉其孝志之淺雖富貴之養不可過焉雖讀書之人无以加焉

誰敢間然哉其化之及妻亦順而兄亦讓彼猶如此況於顯達之人施教化哉夫孝子之心非于譽求名然國郡必告之間里以標之者古之法也中萃本朝皆然嘗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則邊鄙之僻豈无孝子哉唯是不告之則无標之者耳方今城主之著意得其告以加優恤實是興百廢之一端也豈啻一州之美談而已哉可遍傳闔國激起群黎者乎天道福善彼亦有餘慶抑其孝志之切果得天之助者誰不感歎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哉
 右傳及贊論皆林學士
 之所作也今不換丁字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古 安永安次

肥前國嶋原管内加津佐村津波見名有孝子

之在矣姓安永名安次號久石其父曰安平號助

左衛門安平初為筑前國北原村之邑長其後移

居于此勤村老之事有四男一女安次乃其長

子也居之可四十年頃歲使安次代已為村老

委之以家事安次以父母之齒共踰七旬別營

一舍為退老之處天性至孝保養竭力其家素

貧窶耕稼躬務其父見安次之所為慮其艱難

之不堪召之告曰我老而矍鑠筋力未憊請為

汝耘耔而少紓汝之勞安次且驚且歎愉愉固

辭遂未使其手提携耒耜也田疇隴圃之所種

必問其親之所欲而唯命之從苟非其所欲則

不敢殖己之所欲也每歲分私田數畝浚耕易

耨無鹵莽無滅裂不弛其力不施其勞及稼穡

之既成平秩以給老親之資用己家雖或衣食

不足凍餒欲至未嘗省其養而為己之利也然

及納租稅則不重其賦不違其期不待吏之促

不受公之責，一鄉之民又無能及之者。連歲然矣。或遇凶年飢歲而無甌石之儲，知足而晏如，不敢向父母片言隻語，說貧苦，唯以安其心爲業也。晨省而待起，昏定而至寐，冬則中夜而起，問枕席之安否，夏則設床於茂樹蔭涼之地，避暑於此，有烈風雷雨則無晝無夜，直走至隳下，曰：闔中蕭然矣。子孫團欒，悉在，我家願少間來息焉。乃攜歸而慰其寂也。雖遊同閉之間，不告則不敢出，出而歸則無不反命。況於適他方乎。

偶有宰吏之召，則告其所以，召而出，畢事而歸，則必告其所以，命而休焉。若之他而求得珍異，則歸而羞焉。若有人而投惠微物，則行而獻焉。非有餘，則不爲己之有也。其父母共好佛，平日常參寺院，安次自編草織蹤，每其將出，捨舊而供新，凡作用運動，皆承其意而後行也。不犯國法，不忽公役，能守遺體，跬步不忘，篤行如此，聞其行者，誰不興起哉。故弟妹妻子化其所爲，孝養是務也。行伍之間，同隊之民，感之志慕之風。

衆共推之莫不從其所言豈啻比屋之民化焉而已乎一鄉皆慕焉一鄉慕焉而一邑皆稱焉一邑稱焉而闔隣之間巷皆無不知也事遂達太守感餘黎蚩蚩之際能有如此者賑之以白銀益勵其孝志且表閭顯名悉免其戶租下役積善之家有餘慶其此之謂乎太守謂誰鳴原城主胡散大夫尚舍奉御源君忠房也嗚呼古之遺教也哉嗚呼古之遺法也哉太守曾治丹州之日有孝子有悌友共旌其門今又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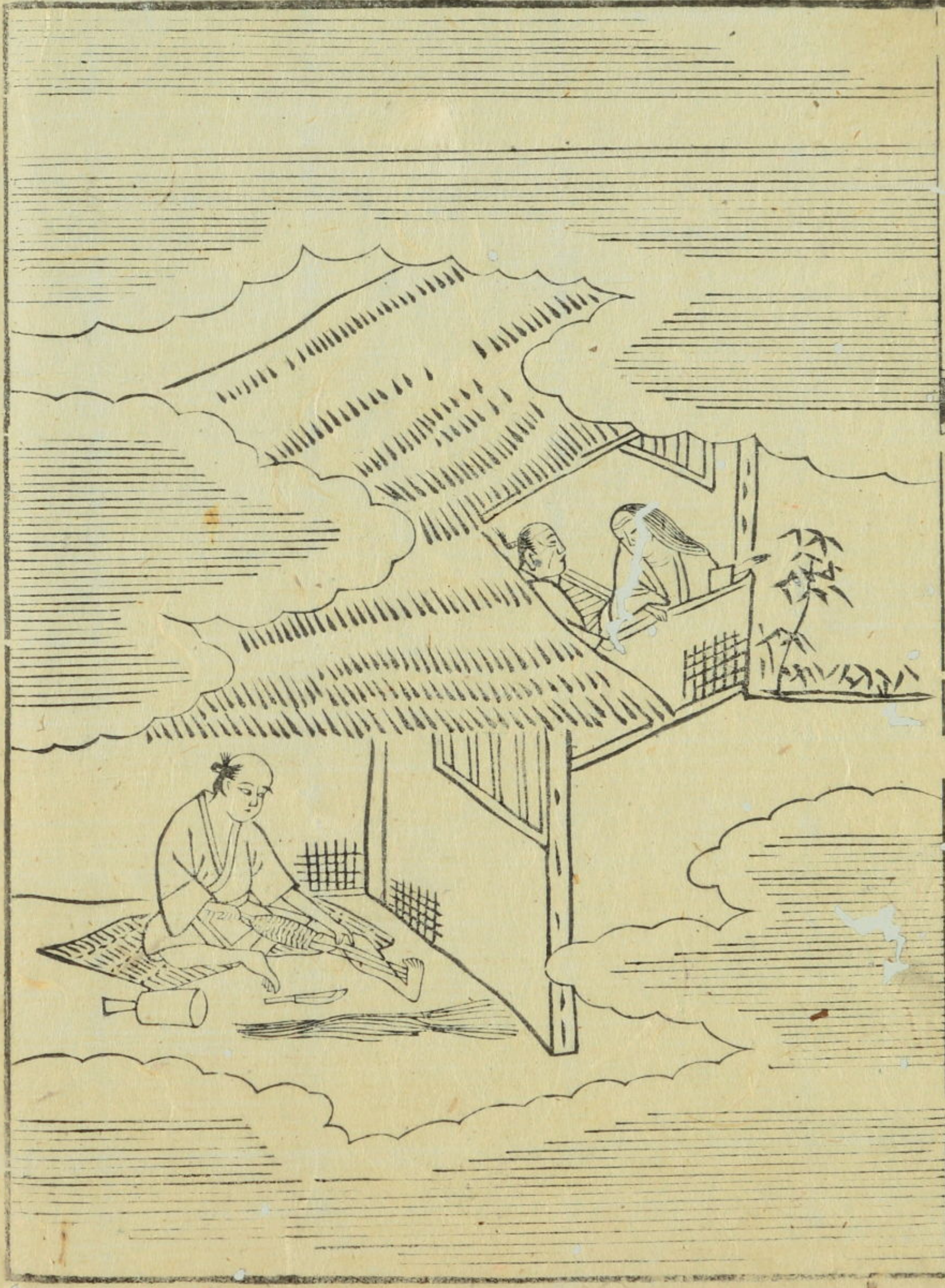
如此之者則太守篤於親而民興於仁者乎乃作之傳附之以贊

贊曰西陲之地仄陋之民溫清從時定省事親水菽竈贍圭華家貧何代何土天不生人

右傳及贊林文春常之所作也今不改一字

五 大矢野孝子

肥後國天草郡大矢野黨者嶋原城主源尚合
 忠房之所兼治也。黨有今泉村農夫喜左衛門
 者。郡中呼稱孝子。其父市右衛門初居雷邑。後
 移家于大_レ山口市右衛門老而不堪耕移之勞
 分_レ與田畝于三子。長子十左衛門先沒。次子余
 左衛門窮困不修農業。三子喜左衛門治三石
 之田。養父母於家。素貧衣食皆乏。然事父母有
 孝志。未嘗使之至飢寒。近歲凶荒。植屬衆民餓



喜左衛門躬不食唯奉父母使之能食辛酉
 大饑喜左衛門諭父母移居長尾山採薪賣之
 使其妻掘蕨葛以給父母其妻共不食之使父
 母之食足供之妻亦且夕有婦行郡中又稱之
 夫妻盡力營業其養不足故老母愁之自到其
 壻阿村農夫大郎左衛門之家就食是年老父
 市右衛門卧病欲食鮮魚喜左衛門家乏山溪
 難得之其妻下山數里行釣海濱偶得黑鯛欣
 欣攜歸供之老父大悅經日病篤喜左衛門與

妻悲之負老父歸於大山口日夜侍之療養盡
 心終不愈以六月十一日沒年七十五喜左衛
 門與妻共哭慟甚至廢寢食喪葬畢而奉牌位
 於室中日供膳羞菜菓且夕拜之如事存矣隣
 人感之問曰其所供牌位者常膳而或不潔乎
 答曰我家貧乏給唯行志耳老母年七十三近
 歲失明喜左衛門與婦負其老母又移居山中
 採薪給之堀葛供之壬戌正月歸住大山口老
 母信佛欲詣寺則婦負之行其路四町餘雖陰

雨而不怠雷邑有老母之親戚老母欲訪之則婦負之行其十四五町亦不以爲勞視者無不感之方冬夜寒則喜左衛門與婦共脫衣使老母溫其孝誠皆如此喜左衛門性仁厚有信鄰里太睦家雖貧乏未嘗急輸租稅近郡僉稱其孝義人有譽其孝者喜左衛門答曰我不肖何有之乎尚舍君聞而感之召於嶋原賞其行事以賜白銀喜左衛門拜謝匍匐以其賜銀供亡父之牌前悉招親戚而拜之喻衆曰我雖貧乏

然以斯銀不可自給唯可給亡親之祭儀耳人皆感其志此傳乃人見丈夫元之所作也今不換一字

贊

貧家養父物麋情精山葛言采江魚是烹侍疾致力哭死絕食母之無目事此亦至

論

昔者楊雄作法言蜀富賈賈錢十萬願載名於書雄不聽曰富而无仁義猶園中之鹿欄中之羊安得志載如今爲助安次及大矢野

人咸以赤然窮民為二林及人免氏所作佳
 傳齊顯孝名于世與夫蜀人之事孰祭而孰
 辱乎徒慕富貴而无仁義忠孝之行者宜思
 之也於尚舍君澁嘉孝子之盛意則三傳各
 稱之鄙人復何言矣



史記孝子傳

卷一

三十一

夫 中原休白

休白筑之前州遠賀郡中原人也。不著其姓氏。自稱中原。其中原多卜肆。休白亦賣卜。兼力農。為人慤實。里民皆欽慕之。事父尤孝。父亦甚愛休白。休白自弱至壯。自強至艾。未嘗一日與父離居。非有外事。則常在側。愉愉如也。其情態恰若嬰孩。之於慈母。夜則屢起。入父卧内。傾耳於嘘吸之疾。徐欲知其安否也。寤則具問。涼燠痛癢。敬如其意。父有出遊。則必從之。敬扶持之。相

樂終日。不計家之間忙。一日家田插秧。鄰里相助。刻期畢功。紛冗最劇。當此時也。父欲邀遊。豐之。小倉乃謂休白曰。我每出遊。汝莫不相隨。來今日家事如是。其忽汝勿從我。於小倉。休白乃答之。以雖已不在。亦不妨事之意。忻然從之。猶如平日。毫无所顧慮矣。觀者咸嗟異之。休白常謂凡事苟放已利。而違父志。惡孰大焉。又謂順父之令。得父之悅。樂莫大焉。其孝情類如此。父受重恙。休白日夜不睡。保護莫所不盡。迨其至

死哀戚又大過人五十致瘠邑中无不為之歎
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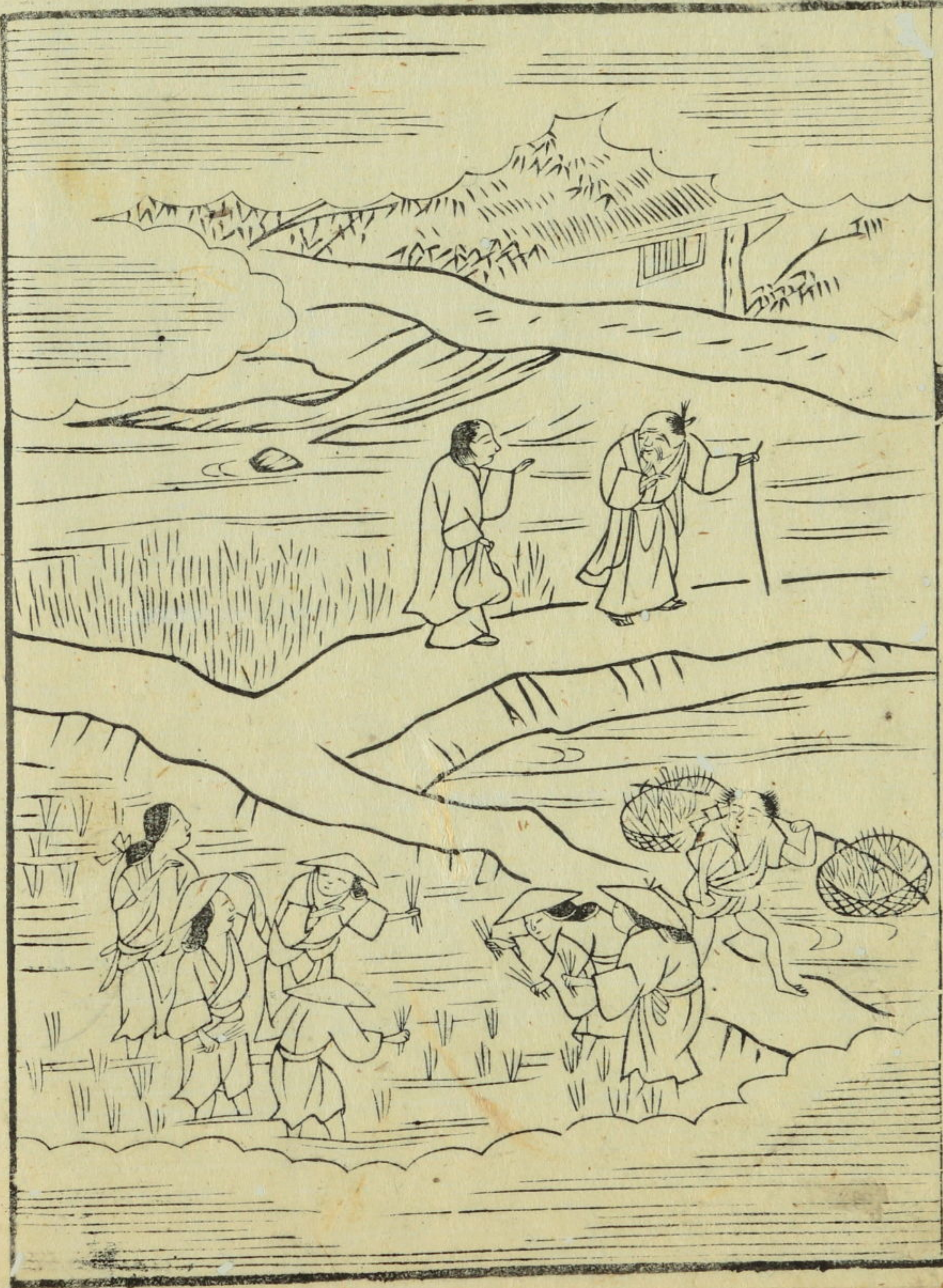
贊

人在營此疇弗慕親既踰成童復私厥身惟
爾於父始卒皆有孝子多慶詎卜休咎

論

賣卜者何必賤焉雖司馬季主嚴君平亦且
業之然近世輕薄之徒或假之以為誰人得
錢之計所以為可賤也如休白則不然所卜

莫不用誠何以知之曰渠孝於父如是之純
而其心豈有妄哉可見鄉人皆敬信之也且
不欲專居末業致餘力於農圃不亦趨乎余
聞渠之行實於筑州之儒臣貝原篤信不勝
嘉歎因乃筆其梗概以見于篇云



七 鍛匠孫次郎

孫次郎者肥之後州山鹿郡湯町人也不知其
 姓氏累世業鍛業拙不行窮匱殊甚五十未能
 娶父死獨與母居孝心至切體常無全衣而供
 奉頗厚母性嗜酒僅有貨泉必沽進之酒家感
 其孝情與酒不雷錢則艱然不悅曰如是則足
 下飲吾母也願吾飲吾母乃去而沽于他後來
 酒家皆悟其意每有來沽省價賣之鄉人宴會
 孫也預參則必舍肉請以遺母衆使食之而更

與之里中有溫泉母喜浴之且欲屢詣佛祠然年八十餘步履尤艱孫日負之就浴見佛燠寒雨暘未嘗一日廢矣母曰汝年五十亦不爲壯以吾未亡故自苦如此於吾不安孫曰我稟雄健膂力最強且性不好久坐行步則喜況與母行何樂加之吾觀夫士人之出必有輿馬我母貧无輿馬幸有一男伾伾過馬今母乘之何羨之有既及負而出顧眄戲之曰馬之疾徐願如母意或趨或止或爲局促之狀或作踉蹌之勢

母乃大笑里人之觀之者靡不先笑而後咨嗟母既浴於溫泉則以己身溫母衣而待夏則扇母身散其煩熱詣佛祠亦其去留久速偏如母意冬月之被母暖於已然遇窮寒密雪之夜則待母之熟寐加已被於母身已則潛出投於溫泉以禦夜寒黎明而歸不使母知母病則不離側不褫衣帶問何食飲極力營辦又數浣濯其衣衾使不臭穢及其死也葬之於野號哭不去後雖歸家猶日往哭如其值朔望俗節則先適

墓撫墳哭曰年年歲歲與母共迎是日於家麤
糲薄醕足以相樂吾心无不滿焉今母棄我在
此土中縱獲郡司之富亦將何為哉嗚呼我母
盍歸來乎里人隱然皆不勝聞寬文初年國主
細川公諱綱具聽此事恤之賑之卒乃使彼棄
其舊業而受俸於城府國中莫不之說

贊

業鍛有鐵養母无金支體代馬溫泉當衾豈
止生事死亦盡心名已滿國竟遷士林

論

記曰五十始衰三代之時已然況後世乎孫
次即於始衰之後日日負母往返不息可不
勞哉第恐母憚已勞故自誇其健且為戲動
悅之令母終身无觀其勉強困苦之色最是
人之所難能也其餘孝奉又豈易為也哉孟
子曰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人老而
慕父母之難可以知焉哉孫也



大 三田村孝婦

孝婦備中國窪屋郡今隸三田村之農夫久兵衛

之妻也久兵衛有父一村稱其不慈使婦甚

虐无日不楚撻然婦不敢逆怠深受其罪使可

哀憐舅年八十尤苦蹇步婦扶其起居不舍晝

夜一夕婦偶因睡不知舅起舅怒溺於木臼中

婦雖寤而知之而不見於色痛以罪已待舅顏

解而後退洗其口婉婉如此餘可類而推矣卒

之令舅悔而自協方是之時巡視郡縣者有過

兵門舅出而特語之以婦孝狀巡視者以告國
主乃有優賞

贊

希世之孝滿腔之誠感化冥頑興起黎氓閨
門儀表國郡美談誰謂人生所貴者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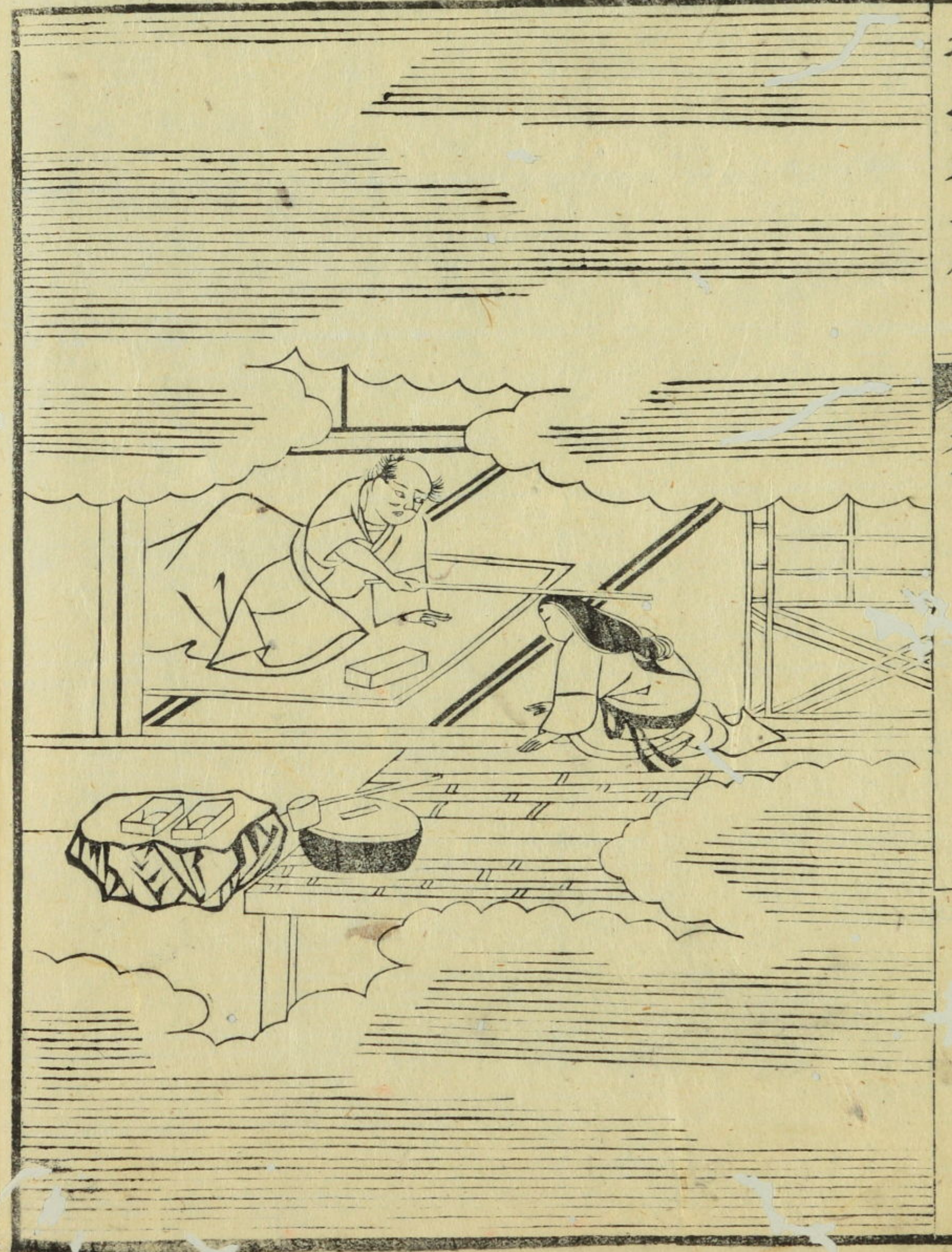
論

韓魏公曰父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獨父
母不慈而子不失孝此古今所以推大舜也
或人亦曰父母愛我誠可喜矣然力无所施

父母或有使我以非理而後方覺其有施力
之地亦可喜矣皆至言也斯婦似乎視舅之
不慈而喜其有施力之地孝哉孝哉與夫為
人之子婦當些小責罵尚容咽不下者相去
之莫曷啻天淵

九 小串村孝女

孝女備前國兒嶋郡小串村之貧民七郎兵衛
 之一女也。自少為人之婢。久而還家。父及繼母
 皆皓首且无子。繇是族人及女之舊主人相謀
 以擇贅壻。女制之曰：人情不可知也。為吾夫者
 設若不順於吾父母。豈勝噬臍。不如初无有焉。
 之為愈也。人皆強之。而遂不聽。躬親樹藝。不敢
 荒寧。手足胼胝。以忠養二親。其勞不可言矣。繼
 母大悅。況於父乎。闔境稱之。國主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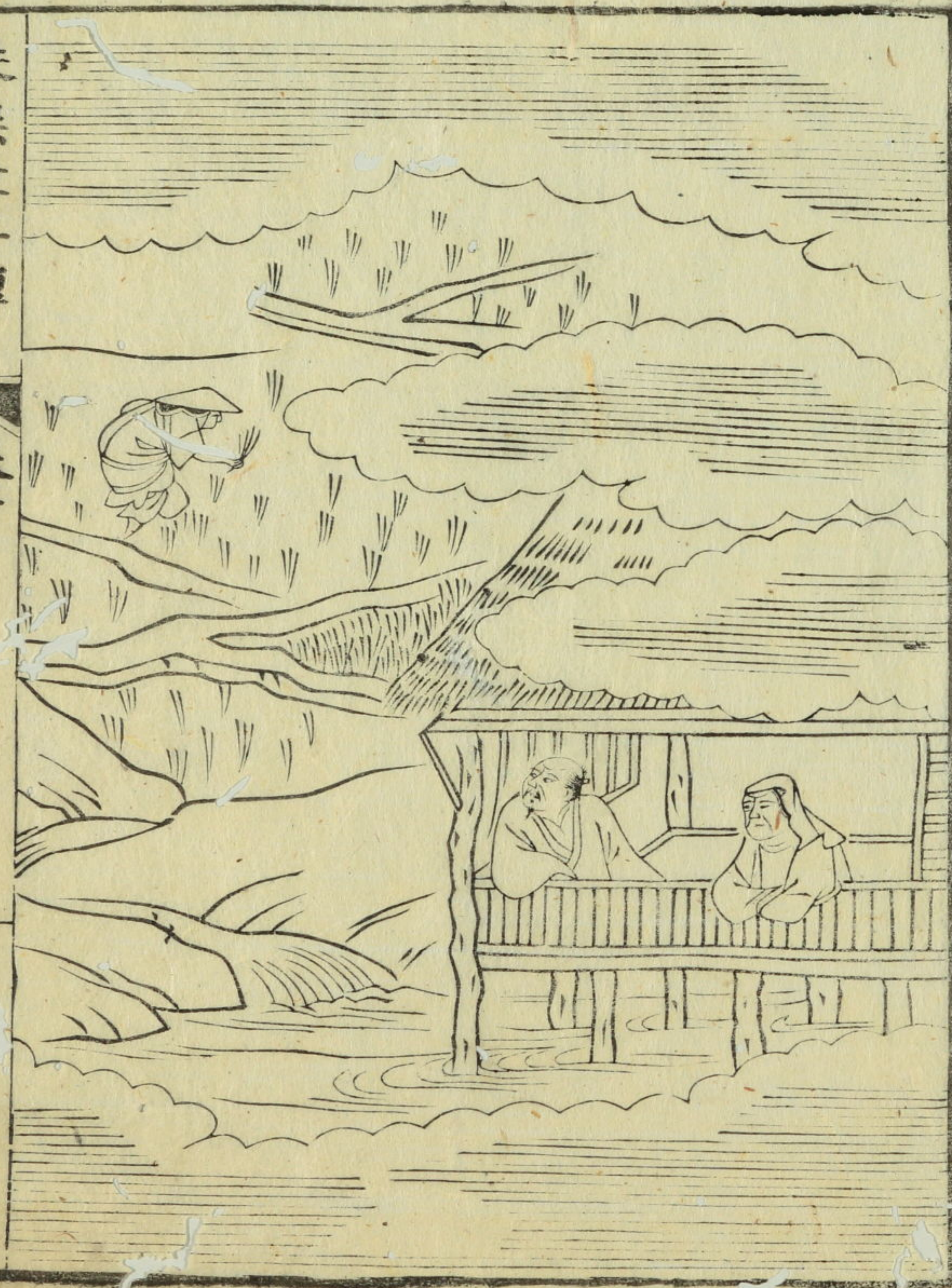
孝女傳

卷之七

七十一

贊

吉備之國兒鳴之濱一女躬稼_ク斫_ク養親_ヲ人
 說贅塔_ヲ兩眉必_ス鬢切_ル哉孝情非_ス是潔身_ヲ



二十 完粟孝女

播州完粟郡三方町有一賤女名紀伊母死而
父有疾痿躄不能起牀无兄弟无親戚生計蕩
然家如縣罄紀伊含辛茹苦以孝於父供奉扶
持罔敢或懈餘暇又躬治產而其衣食僅足勤
苦不可言矣隣家有人謂紀伊曰女子孝且有
才能任艱辛若有適人必被人悅然後以養乃
父庶乎省力紀伊曰吁嗚哉適人從夫若已從
夫安得養吾父而如父意哉遂无嫁志府主松

平備後太守諱恒元聞而嘉之每歲賜粟以助其

養

贊

母死父病无昆无季唯渠在室侍養尤必勸
嫁不肯處約守志誰家孝女能莫之媿

論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獨此女及小串村人
之子其欲那異於人而今皆欲无匹配者何
耶孝勝其欲也賢哉女也世之以色惑貽憂

父母者豈得不為此二女所唾其面哉○或曰本朝古昔不乏孝子看來所萃于此纔七十有一人而篇末多取今人何也曰朝鮮文曹參判南來序續三綱行實圖曰常人之情忽舊而貴新況古人作於百世之上其姓名行蹟俱已湮滅觀書者不以爲尋常則必譏之於高遠難及而不之勉焉今新編所錄大抵皆耳目之所逮也將人之得是編者忽觀平昔所見聞之人列在卷上必曰彼且能

是我獨不能是耶感動歎羨不能自己夫如是則誘掖開導之方豈不益切乎余嘗讀之竊以爲可是此編之所以不專采於古也曰然則今世以孝聞者諸州有之並收兼舉道不遺漏曷止於此二十人乎曰其所以不多則凡例中已言之且此編又爲常人謀无足與學者言者常人之情率不耐煩故多則厭倘厭而不之讀積成卷帙何益之有亦所以止於二十人也若夫廣搜宏求更著一



書使學者无滄海遺珠之歎則族可畏之君
 分云

本朝孝子傳卷下終

本朝孝子傳後敘

夫至德要道之為教莫出而不崇尚恭
 惟昔者 本朝使皇嗣受讀必以孝經
 為始又下詔四方旁求孝子順孫有則
 皆復家賜級以旌淑德且以勸黎庶舊
 史所紀歷々可覽焉貴其德重其人槩
 如此而自古 國籍未嘗見有傳孝子
 者實可謂闕典矣洛西伊蒿滕丈人愚

受其知久而所兄事也以此纂修為志
有羊嘗稽於史傳採於見聞揀擇孝行
深切可以興人者所獲七十餘人乃編
錄事略而各贊之論之題曰本朝孝子
傳丹青狩野氏為之圖象而情趣益章
顯兒女之顙六喜而翫之况能讀之人
乎文人自序于卷端論于卷末又屬思
為副序愚觀序論之所云其於選述之

指歸既悉矣不容有以復言獨序中有
言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可為人
則禽獸也其所以自箴戒人者最為簡
嚴明確愚又由是思之元化之運行逝
者隨消繼者隨息人物之情緒六與之
轉遷新舊遞相推然唯有往而逐流無
反而念本者物也雖從物而遷六能知
重本報德者人也今觀禽獸固有梟獍

食父母然若獺祭鳥哺猶有一隙之
明近人者抑原本者難由流末者易從
去者日疎來者日親皆人心之所必有
雖未可以為私欲是所與物同也其
所以人而異乎禽獸者則在必原始反
本而莫恩不報莫德不酬矣所重乎恩
者三父也君也師也而君師之父之所
推也於其所厚有所未得意則其餘之

可以知矣故窮而論之則人物之所
相異者六曰孝與不孝而已嗟夫有所
不得乎親者未可以為人而猶在禽獸
之域也豈不晰哉今敢贊此一辭以
附于書尾此篇所以可助世教則冰讀
者所難知其六不贅于茲矣

歲在甲子仲夏之月

洛州仲欽書于伏江遯栢

掛藤孝子傳

貞享三丙寅年八月吉辰

西村孫右衛門版行

